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六月第一百六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17



● 散文詩專頁

● 《詩家園》詩作選粹

● 索尼婭·桑切斯的詩



目錄

No.16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嚴力	面具、喊冤、先別關窗	3
顏艾琳	一點點、火燄	3
西楠	媽媽別說了	3
伊沙	啟示、霧霾、致畫家	4
夢娜	每一處	4
疑雲	螢火蟲 二首	4
馮晏	新聖女公墓	5
項美靜	小和尚唸經、乞丐、臘八	5
向明	燈下看詩	6
長篙	關於愛你 三首	6
魏鵬展	站在天橋上抽煙	6
圖雅	清明節的禮物 三首	7
初雪	我相信、三月雪	7
楊艷	把他掛在風雨中、碑林	7
桑克	草原之戀、散步	8
林啟	端午	8
楊河山	一隻喜鵲在樹林裡飛 二首	8
張耳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二首	9
空瓶子	安靜下來	9
岩子	詩、花落有聲	9
遠方	候機無聊	10
李國七	完整的另一層意思、臨別	10
芷妍	人間煙火正旺、不確定	10
達文	米蘭、如火如荼、在雲間	11
于艾君	黑雪	11
吳雨倫	寫在長征勝利紀念之後	11
冬夢	夏至、初夏與妻登高、擦肩	16
陳葆珍	感悟	16
藍翔	路的盡頭、鄰家蘭花、守候	16
滇楠	鞦韆、人生三月	16
杜風人	疤	17
葉在飛	書遊記 三首	17
謝勳	洛卡海岬、地中海的咽喉	18
荷野	雪樓詩宗……	18
于中	山茶花	18
銀髮	以舊照片這邀請函	19
陽光	互久的約定	19
岸賢	誤會、麵粉的愛、懸空	19

楊于軍	池塘觀魚	20
阡陌	仙人掌、花季	20
楊玲	桃花 三首	20
吳懷楚	暮春今夜為你寫下十二行	21
潮聲	不是春光早洩吧	21
溫曉云	你的歌、吟唱、聊天	21
澹澹	候、綠、不是夢境	21
施漢威	教師、學生	21
李斐	先生，您好、還鄰	22
蔡可風	讀量子力學、真假之間	22
山杉	下雨 二首	22
彭國全	聽〈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23
嵐月風	石礁上的雕像	23
金子言	死去、此刻	23
李黎英	幻想曲、鄉愁	24
游若昕	母語、監獄	24
緣渡	飛花	24
方壯霆	秋天的聚會	25
高潤清	圍城之夜	25
曾廣健	搔癢、媽媽的春天、雞	25
盧邁	旅、海燈、圓	26
唐宇佳	在海邊、夢的衣裳	26
關淑媚	逝友	26

《詩家園》詩作選粹 27

散文詩專頁 12-15

• 秋原 • 鄭建青 • 花千樹 • 章治萍 • 姜華
• 卡門 • 陳銘華 • 饒蕾

譯詩

鄭建青	索尼婭·桑切斯的詩	29
張子清	T. S. 艾略特早年詩②	31
戴珏	W. S. 默溫詩選②	32
岩子	亞歷山大·普希金選譯	33

評介

向明	美靜的詩	33
劉耀中	胡安·菲利普·埃雷拉	34

詩訊

封底裡
北卡羅蓮娜一沙鷗◎陳長青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 嚴力

面 具

社會上有很多面具
防凍和防蟲的
防檢舉和盜版的
還有防文學的
而我則把自己各時期的
情感碎片粘黏在一起
這張著名的馬賽克臉
是防情敵的

喊 冤

多年前
因為民眾的報案
警察銬住了
不正的社會風氣
經過庭審
判了七年徒刑
結果
它被提前十五年釋放了
之後的許多年
我一直在為數學知識
喊冤

先別關窗

初春的朝霞
笑出了開放胸襟的包容
映出各式樓房
萌發和平的整齊反光
此時不管你住在什麼位置
先別關窗

2017.3.

■ 顏艾琳

一點點

春天只是比冬天多一點點溫暖。
婚姻只是比愛情多一點點責任。
傷心只是比歡笑多一點點眼淚。
上班只是比無聊多一點點趣味。
生病只是比平時多一點點鼻水。
失戀只是比戀愛多一點點手續。
中年只是比青春多一點點年歲。
當親愛的你我有一點點老

2017.1.

又一點點變回小孩
從子宮搬到搖籃
再走進整個世界的懷裡
這一點點僅是用生命換來的利息

無窮無盡的小數點，
都是從每一件事的句號
變成的奈米之歌，
一點一點一點一點一點一點
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看著一點點消逝的我們，
正分享著窗前不知是幾分之幾的夕陽、
還有全宇宙幾分之幾的某個輪迴、
以及、有盡有窮的
一點點，點點滴滴的平凡……

2009.7.9 初稿. 10.11 二稿 2011.3.22 定稿

2017.1.

火 燄 ——致莫名的發燒

你用病態的方式侵入我，
你在我頭髮之下，點火
我必然生病了，
從一根髮絲到腳趾頭、
從皮膚到微血管裡的單細胞，
全部都在燃燒。

2017.3.

你點起的火，

■ 西楠

媽媽別說了

媽媽別再說了
大腦就要爆炸
況且還趕時間
郵局，超市，晚間加班
真的媽媽，別再說了
您想怎樣您究竟想怎樣
機關槍一樣詛咒於事無補
再說我就去跳樓
每次掛上您電話
我真想跳樓
您總能叫我確信生活糟透了
我一文不值
而忘記眼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唉能回到正題上來麼媽媽
請回到真正的問題上來
媽媽
您沒有在聽
鄰座女孩摔了電話
猛然跳起將咖啡弄灑
奪門而出前
以徹底的深情演繹了
怨憤
可她蹩腳地愛著您呢，那位媽媽
可是我愛您媽媽

2017年寄自倫敦

燒著我的脂肪。
但無法修剪火燄一直跳高的姿態、
也無法降低火燄吶喊的分貝，
只能，只能讓我燒盡
用決然的冷卻
把你推開。
離開你，離開我。

2015.4.25 初稿 2015.7.28 定稿

■伊沙

啟示

恐龍滅絕了
老鼠活下來

霾殤

人類沒事兒
把這地球
當足球踢
直到把它
踢成一只
煤球
現在需要
在銀河裡
把它洗乾淨

致畫家

霧霾時代
已然來臨
對於你們
機遇與危機並存
機遇在於
一週之內
人們躲在室內的六天
牆上掛滿風景畫
反反復復地看啊
危機在於
一週之內
僅有的一天
得見藍天白雲
得見太陽月亮
對比之下
發現你們
畫得多假多差

2017年寄自西安

■夢娜

每一處

一、定位

定位器上的目標
彎彎曲曲
千回百轉的紅綠燈
車輪的客人
迎 或 送
不過幾次揮手轉身

白雲從車窗前掠過
曇花的笑臉
前方五百米有紅燈拍照
警示啊，芸芸眾生
每一個岔道口
湧出流年滾滾煙塵

總有不屈的飛沙走石
被碾壓後不死
飛身躍上擋風玻璃
一朵雪花的烙印
取 或 捨
猶如驚雷一瞬

二、假如你問我

我沿著詩人的足跡
不在春暖花開時
是在秋風處
堆積你的聲音
然後選定一段旋律
起舞

不因為奶酪嫁你
不因為風車隨你遠行
更不因為一束鬱金香沉迷
阿姆斯特丹運河上一艘遊艇
百人家族聚會
其間有彼此

■疑雲

螢火蟲

政治極端正確性
扼殺民主的變色龍
螢火蟲在中國看到了它的頭尾
在美國剛看見它的觸角

無辜者所面臨的 癌症期

二十一世紀是無辜者所面臨的癌症期
一輛被劫持的卡車犁過節日市場的肉體
兩個高壓鍋在馬拉松終點線爆炸
頑童金正恩肆意揮霍著核彈彩練
難道哀悼對無辜的亡者就算夠了嗎？
他們又不是聚在癌細胞擴散的灌木叢中
為吮錯花而中毒死的大片蜜蜂
活著的數百萬無辜者正屏著呼吸
天地正屏著呼吸——

上下天光啊，一碧萬頃
這不僅僅是風景
每一片煽動翅膀的白雲
每一雙探究的藍眼睛
每一盞流淚的紅燭
每一處緣份

我與世界無爭
你讓一朵花開到最艷最純
晨起的鳥鳴
如詩的風月與床燈
從一個眼神透視一個世界
無聲的永恆

2017-5-1 荷蘭

■馮晏

新聖女公墓

腳步聲輕與重，墓碑都容納了
浮雕群，每一處刀法都是再現
你繼續被生活放生，正走在蝴蝶中間
光線點亮頭髮，黑暗又被減去一寸

在野草與石碑空隙之間，
靜止或者遊蕩，風——墓園的寵兒
是與非，被清風化為汁液
時間被吸光——黑豹的飲品，不遠處

你找到了契科夫。白色石碑
彷彿一隻波斯貓，坐在野外
碑文雕花，藏在幾束鮮花身後
護送四季遠行，慢慢留戀

地心，泥土。穿透萬物
對於靈魂來說，輕而易舉
在契科夫對面，《死魂靈》入口長滿芳草
為了果戈里，特朗斯特羅姆用詩句
打碎過聖彼得堡，猶如打碎一只水晶玻璃杯

那隻狐狸，一朵白雲繼續出沒
墓園，土地就是夜空
沉睡者在地下，只聽石頭傾訴
如同傾聽讀詩。淡去，是一種真
彷彿魔法，彷彿空氣

鳥雀劃過藍色，你需要的
是瑕疵化蝶，重塑勇士的骨頭
光線穿過一隻蚊子，在風中
血管透出波紋，是的，你需要昆蟲
帶上你的血，去空中轉轉

另一個角落，咖啡色名字
陷入夕陽，肖斯塔科維奇《列寧格勒交響曲》
低沉，回響伸向莫斯科街道。
你聽見子彈穿過鴿子，哨音飛回歷史

借此，你又認出一個青銅塑像
一波克雷什金，軍服左上方

靠近心臟，英雄星章突起
是誰雕刻了戰爭？染紅眼睛

接著，你右手遮擋夕陽，透過玻璃
黃色屋子內，柴可夫斯基
白色十字架正在發光，並瞬間
照亮你和世界。看來。他有意隔絕造訪
他不是那個音樂家，你打擾了

你還是看不清放棄生活，都需要哪些
在這裡，氣息幽深而神秘
接近精靈。兩個字就能給與——無限
逝者如石林，在空間站立，低語
無形無聲，猶如宇宙一守護一種蹤影

你耳朵貼近石雕，未必能聽見
逝去猶如活著的聲音。你彎身
聽一根草破土，為證明
來生在地下微動。你獻出了整個午後
放棄肉體，一根魚刺，就是你要的詞

身體因怕疼痛，冬季藏起關節
而在這裡卻不用，一片歸宿
每一寸黃土，愛與憤怒都平息下來
在這裡，直覺隨處棲息
自由就是放下更多，除了基因

拿去吧，僻靜。一群螞蟻帶雜念退回沙洞
戒律在小路上投下樹影，“逝者如斯夫
，不捨晝夜”

涅瓦河有一個夢中渡船
上周就停泊於行程列表——明天四點
艙內第二排座椅上，有一個人將是你
聖彼得堡時光——還在路上

在路上，你朝拜墓地，時間時而是相反的
黃昏閉緊一隻黑喜鵲的尖嘴
或許，明天即將淋濕你的一場雨
正在這兒產生。你感知著

視線和嗅覺彷彿被忽略，有些可疑
然而，你更容易看清的是黑暗
而不是光輝。是的，在這個下午
並不需要清楚什麼，你只需要感知

■項美靜

小和尚唸經

南
無
阿彌陀佛

空
空
木魚不停地
說

無心的話
給有心的人聽

乞丐

在垃圾堆裡翻尋
福音的廚餘
借一線希望的光
使乾癟的胃飽漲

養活
寄生在身上的
蝨子

臘八

一碗粥煮了千年
終於
在寺廟的灶臺
熬成
舍，利

摩揭陀國
一粒佛的種子
在鉢中開花
苦的是
你已成佛
我仍在紅塵翻滾

■向明

燈下看詩

非常危險
 在透明透亮的燈光下
 不用鑿壁
 詩像魚一樣赤條條的
 被貪饞的眼睛
 一下子看得精光

有時真盼
 會有一條會飛的魚
 猛的跳過高設的欄柵
 洄游而上
 姿態美得會把眼球刺傷
 像中個機率極低的大獎

不過通常都是
 一條條發育尚不完全
 只會吐幾個無力小泡泡
 立即被泡沫擠走掉的
 一群小魚仔
 好詩其實都不太畏懼危險

2017/4/15 台北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李雄風	\$80	支持
	王克難	\$80	
	李黎英	\$150	

■長篙

真想抽他們一張臉

讓他們徹底變形
 讓他們撕下笑臉的面具
 他們的焦慮比癌症更可怕
 可怕的是必須掩飾

真想抽天空一張臉
 他陰沉沉
 抽春天的寒冷
 讓繁華的燈
 熄滅

抽打自殺者
 抽打失落的靈魂
 讓揮舞的閃電
 撕碎黑暗那張臉

關於愛你

我將用我乾裂的嘴唇
 深深地吻你
 夜，是一塊黑色的透明玻璃
 固封於琥珀之中
 用睜不開的雙眼搜尋萬里之外的你

我知道
 呼喚，是水面上奔跑的童話火車
 森林裡的小矮人在永恆守護天空的北斗
 而我，仍將集合全部的肺活量如同核彈
 燃燒
 給黑夜深深一擊
 喚醒你前世的記憶

過馬路

過馬路時
 我在想

■魏鵬展

站在天橋上 抽煙

一隻鷹
 飛越摩天大廈的
 玻璃
 努力尋覓
 可以站立的
 空間

我在天橋上
 凝望
 無法辨識
 人群的五官
 街上 商店
 都是幾種裝潢的
 重複

點燃了煙
 閉上眼睛
 輕輕呼出一口煙
 我在努力忘記都市的
 聲音和氣味

2017年4月30日傍晚

前面的那輛車
 會不會撞到我
 而車裡的人
 他也在想
 我會不會撞到他
 天空飄著雨
 打在頭上的這顆雨
 是誰

2017年寄自湖南

■圖雅

清明節的禮物

被燒的紙屑隨風捲起
一只潮蟲在我腳前出現

正愁著上哪兒找它呢
用枯枝把它趕到一張紙上包起來
從包裡拿出工作證
潮蟲就這樣夾進紅皮塑料殼

它們
定是祖父送給我的節日禮物
定是他讓它們進入
已經不起證明作用的
工作證裡

注：潮蟲，據說能根治雞眼。

2016.4.7

吹 哨

這是從貴州買回來的
生肖泥塑
我幾乎忘記它有小眼
有的在肚子上
有的在腳後跟
有的在屁股上
我拿起來吹
先吹的是兒子的雞
沒那麼順利
但總算是響了
再吹老公的虎
更不順利
並且響聲刺耳
最後吹我的龍
不費吹灰之力
悅耳動聽
太像我家三個人了

2016.4.17

■初雪

我相信

……定數
隱藏在時間的狹縫裡
祈禱，恩典，和謎底
不必焦慮

亞馬遜河——
要穿越多少
危崖和低谷
才成為
眼前的亞馬遜

三月雪

一根根雪線
在將三月的空氣縫補
哪裡是線的源頭
是誰的無形的手？
最本真的，往往不可見

一塊青石乘坐著一隻雪雕
向遠處的鬱金香滑翔

像風一樣虛脫

陰暗的過道
厚重的塑料門簾
下午五點鐘照到台階上的光線
暮春的綠蔭和鳶尾花的藍
見證我像傍晚的風
從偌大的校園向西刮去
我越來越害怕
怕到不了公交站台就會倒在路
也是從那一刻
我想到風也會死

2016.4.21

■楊艷

把他掛在風雨中

暴雨將至
我加快了
奔跑的速度
上午手洗的
他的
一套睡衣和一條浴巾
還在外面晾著
一下電梯
便直衝露台
已經
刮起了大風
落下了
大顆大顆的雨滴
他的衣服在風雨中飄搖
我脫口喊出：
“啊！老公！”

2016.5.15

碑 林

眾多石碑上
總有幾個字
被摸得
特別光滑
那是
發
紅
火
上
也有例外
那是一個
女性作者
的名字
也被摸得
特別光滑

2016.7.27

■桑克

草原之戀

我在草原上
有時騎馬，有時不騎馬
遠處沒有山，更沒有
所謂山外的行人
我間或留下一滴淚
僅此一滴，只有風
了解：這是它的傑作

這是杜爾伯特草原
成吉思汗的影子的墓地
而我看不見這些
我不能替蒙古人悲哀
甚至不能替所謂知識份子的
自己，我不可能留鬍子
這太容易和宦官混淆

蒙古包和土坯房
像一堆牛糞分裂後的局面
誰有閒心統一它們？
馬奶酒混合著草的腥味
掩飾著，這多少使
它們像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大好河山，或者女人

我一覽無餘
似乎我更高明一些
“事實肯定相反，甚至沒人
同你較真。”
我肚子裡冒出的話
比我更接近真理的雙人床
我甚至連床沿都摸不到

一個盹兒醒來，我發現
我出現在嘈雜的立交橋上
它像一匹多爪的馬

■林啟

端午

後人仍在
渾濁世間
同醉虛生
食粽紀念
孤潔獨醒
投江先賢

龍久已不見
龍舟仍划動

2017年寄自多倫多

拱著我懶散的身體
我不可能知道我被水泥大軍
包圍了，我還傻子似的以為
那不過是一片淺灰色的牧草

散步

排著
能排出的隊形，
讓很多隱身的參謀跟著，
他們交頭接耳出著
他們能出的主意，
是否把狡猾的落日
扔進夜的球網。

隊形變幻著。
沒有誰吭聲。
交替的腳
和跑道交替偷情。

2017年寄自哈爾濱

■楊河山

一隻喜鵲在樹林裡飛

一隻喜鵲在樹林裡飛。若干年前，大約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在濱北鐵路線一側的樹林裡，
我曾看見過它。此刻，這情景又一次重現，而
時間過去了

四十多年。那時我十歲，也許第一次坐火車，
而現在我已年過半百。相同的情景，
相同的人，但一切已完全不同。我看見的喜鵲
是否就是從前的那隻？或許它已變了模樣？

（脖頸處的雪似乎多了？）我看見它站在樹枝上，
像一件小孩兒的衣服，然後它飛起來，
彷彿遇到了風。一隻喜鵲，讓我浮想聯翩，
我相信這不會是同一隻喜鵲，儘管它們長相相似，
（甚至完全相同）我也不能確定若干年後，
我看到的會不會還是它。

超現實的某電視台三樓食堂

某電視台三樓食堂，擺放著形形色色的
不鏽鋼餐具，如外星人明亮的頭骨。這不鏽鋼
的頭骨，
隨這個局部霧霾的星球旋轉，旋轉，
散放著神秘的光彷彿自身就是光源。聚光燈，
一千勒克斯*或者更多，未被使用的
時候便特意聚集，比較誰更亮，誰比誰更酷，
它們似乎以某種人們不解的方式相處，
緊挨著，有時候一個套疊另一個，似乎緊緊擁抱，
箍著腰互相取暖，憑借人們聽不見的
聲音說話，但有時候它們盛滿了某些物質：
植物，水，橄欖油，以及動物的肉體，
它們出現，消失，然後繼續出現，遵守某種指令
但有時候等待著列隊出征。這些亮晶晶
的外星人的頭骨，其實裝滿了情感，
慾望，有時空虛而飢餓，隨這個昏暗的星球旋轉，
如一隻隻嚶嚶飛著的人造衛星。此刻，
我一直觀望著它們，想像它們如何在空中呼嘯，
如何在水中起舞。

*勒克斯，為照度單位。

■張耳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三月忙四月小雨
五月送你一芍藥去看郎
溫柔時刻無詩無時
可惜鉛污染了。我愛人拋芍藥散櫻瓣
茜紗窗外空炮鳴天竺玉竹金絲桃紛紛
超載橡皮艇各色餃子下油鍋劈啪
開槍再後來想不起你模樣無
週二早雙雙低開，滬指跌
至 3628 盤新低持續
震盪重挫，蛾眉蹙短
蒼蠅無
老虎無
我們下跌很多很多
在水一方在沙灘沉海底無所謂伊人
快來救生，救世，救無
其實今年二月份他們已公佈
圍繞質量更小溫度更低也更加黯淡
另外那幾只與你體重正好

不成想六月裡文星閃爍

只有登飛船棄花車不理會雄蜂訴說

2X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首先肯定是兒童樂園。粉紅天藍吹起
肥皂泡泡請不允許他們長圖書館裡
不需要買東西也不要新槍眼
分子式，集成電路圖你想想看
安靜。謝謝老師。孩子謝謝。然後從這裡
可以從這裡走。兩年了
兩百只尼日利亞她阿富汗馬拉她
多少玫瑰被領
(一千零)一只(一萬零)一
不情願地。真主也好丈夫也好
牢牢捆綁由於鮮艷也必須銳刺。拉皮條

■空瓶子

安靜下來

我對自己說
安靜下來
午夜的黑
堵住了所有風的出口

紅火頭的心情
也安靜下來
顯得沒有我那麼的焦灼
它慢慢的燃
慢慢地用盡餘生
安靜下來的白
在透明的玻璃器皿中
我看得見
卻不敢伸手
學鳥爪一樣凌空虛蹈
抓起它的身體

停落在，任何有具象意義
詞語的欄杆上

2017/4/3

■岩子

詩

一、
你自天而降
宛若一朵雲做的羽翼
輕輕地
將我擁抱入懷
想像須臾生出
天使的翅膀
飛過山，飛過海
飛過風，飛過雨
飛過春夏秋冬花謝花開
地老天荒
而你的心，卻是一個永遠
長不大的 Baby。

二、
你感動了
心疼了
落淚了
卻不知何故

那個失戀的林妹妹
在靈魂裡
惆悵
而我卻觸摸不見你

花落有聲

你說去了玉淵潭
那裡的桃花開了
而一夜之間
我家園子的那棵
卻已開始凋零
花兒墜落時我聽見
噬心的哀鳴

2017年寄自西雅圖

2017年寄自德國

■遠方

候機無聊

——不久前筆者回了一趟中國大陸

1、

面前晃動的人影
陌生卻似曾相識
或許我匆忙的前世裡
有過側影
有過眼神
甚至曾經有過橫插的一腳
與之重疊合拍
錯位
或碰撞

2、

這是宿命
不說才俊了
就算是垃圾
那兒來
還回那兒去

3、

放我一馬
我無意冒犯
撞上你的門牙
是你的嘴張得過大
而我的聲納
還沒修好

4、

是個天才的發明
不容分辨地
把這千百人的浩浩蕩蕩
摺疊成九九八十一彎的愁腸
然後硬生生
塞入
這本屬於沙丁魚的罐頭

■李國七

完整的另一層意思

該以慵困告別
還是一個吻一個擁抱
火熱熱的一場奔堤一瀉千里
該是不可能了
窗外風雨聲依舊
窗內臨行的人收拾行李
一遍遍仔細檢查
忘記？
忘記與捨棄的
並非物，而是人
伴隨時間
物資愈加珍貴
而人
你可以說是情義
但不能忽略歲月痕跡
鮮肉轉成臘肉
美眉已成巫婆
海誓山盟遠遠不如
生鮮活色的誘惑
以人民的名義
我是人民
我明白人民的名義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不是不要而是沒有能力

此刻飄過我黃昏的窗前
一群回歸黑鵲
你曾說過是2級級別的珍稀保護動物
完整，難道是
一群黑鵲回歸卵生地

臨別

還有些話尚未說完呢
已到高鐵離站時間
前後左右拎包民族
去，與回

■芷妍

人間煙火正旺

白晝分曉黑
安靜一直沸騰
舊光陰在碟中靜坐，已經受戒
身體裡的小獸是骨骼
人間煙火正旺

不確定

所有不確定都美妙
如待字閨中的女子
蕩漾
迷茫
喜歡這些折磨的不確定
所有踏實的結局都是死亡

不帶禮物是不可能的
音樂，真正的音樂已回到維也納
歌曲，屬於選秀節目
如此零散混淆過完一個冬天
記憶捕捉微雨中的盛夏蘋果樹
早熟的果實正在掉落
更早的，腦海塞滿滿山的白潔梨花
星火般遍佈滿山遍野

還有些話尚未說完呢
歲月斑紋那些夜晚體溫與性慾
駁復否泰的絕對不是愛情
這年頭人人是否各自的圍牆
不去強攻搶攻
留守各自的城堡

還有些話尚未說完呢
已到離別時間
微信吧
就連電話也被拋棄了
還有啥是不能拋棄的

■ 達文

米 蘭

你說它們不會說話
卻會把沉睡了半載的花蕾
綻放得滿室通亮

巴薩迪納的庭園
在山腳下
鎖住整個湖面的初夏

如果你也不再說話
只任晚風吹拂剪影
如果雲霞不會消散

如火如荼

你問我的愛
如何在溫度極高的頻率中
與你共鳴

初夏是一面旗
晚霞中碎成音符的雨
衝刷你我相持的形狀

數十年後的雪
鑄成漫山遍野的花朵
白色的火焰
焚盡寂寞

在雲間

夏來之時
我已經攀上懸崖
試圖把回憶
蒸發成晚霞

那朵花 驟然的笑
碎掉我腳下的玻璃

■ 于艾君

泥，黑雪，大棉襖裡的小甜心，被燙手烤紅薯
喚起的冷一寸寸敗退。廣告牌中的披雪高地

昭然王者風範。哎，卸任者登臨，西瓜盞塗影
普天之下，皆曾屬寒風的國土。是日，黑雪作屏

黑

昏燈挑懸，集市肉案上祛魅的排骨堆疊，闊斧大刀
向血肉砍去！黑雪之黑，早已淪為死禽的羽翅

雪

駕！快馬加鞭！天黑前趕回山寨，但聞猜拳行令
杏黃旗翻捲，偌大的聚義廳中已沒有我的座次

2015. 01.19 寄自黑龍江

■ 吳雨倫

寫在長征勝利紀念之後

抗戰紀念日

他們召集少男少女
在這個時代最美好的身體上
套上那些過去的軍裝軍帽
留下他們的印記
在萬人矚目的晚會上
高舉紅旗吹拉彈唱
燈紅酒綠之相
盡是當年歌舞
革命往昔荏苒

建國紀念日

那些時代最美好的身體
再一次被要求穿上軍裝
取悅於他們

他們的舞姿那麼動人

步伐多麼有力！
汗水流過動人的面頰
在舞台燈光中熠熠生輝
這些發起者不禁想到他們當年
那個渾身綠軍裝的時代
不禁陶醉於
他們流金的青春

長征紀念日

那些少男少女們
被要求整齊劃一的站在一起
朗誦革命詩篇
在最隆重的場合
最莊嚴的時刻
他們的綠軍裝
再一次
套在那些年輕人的身上

在這莊嚴的朗誦聲中

他們樂此不疲
即使朗誦一百年他們也不會困倦
彷彿這是最強力的春藥
他們的肉體靈魂早已高潮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

一個叫《索多瑪》的意大利電影
我決定設計出綠軍裝款的情趣用品
在某寶上註冊一家
那樣
我就可以像馬雲一樣有錢了

2016 北京

■秋原

我家有個動物園乙輯

1. 山丘

本來，我們家的後院面對著幾個空曠青翠的小山丘。有一天，突然出現幾部怪獸似的挖土機、怪手、運泥車……開始動工，把小山丘一個一個開挖，不消三個月，幾個青翠的山丘就像起司般一塊一塊被切挖，最後夷為光禿禿黃巴巴的一片平地。據說準備要蓋什麼大賣場之類的。

我家的女主人E當初買這幢房子，原因就是屋後有青翠的山景。“唉！這下子連山也沒有了！”女主人歎氣說。我說：“山丘被挖走固然難過。可你想想看，我們以前的國家整個被共產黨拿下，美好的南方沒有了，千千萬萬的人家破人亡，那才真的是亡國之痛啊！”

“你說的也是。”E說：“而且，蓋了大賣場，說不定這邊的地價會漲呢！”我心裡想，真不愧是天真無敵。

2. 喪家之鼠

山丘被挖掉不久，有一天早上，我們發現有四、五隻松鼠從欄干爬進後院裡來。瘦小的松鼠哨兵似的東張西望，在樹木間蹣跚覓食，不管什麼都往咀裡塞，看起來飢不擇食，而且相當緊張。我們稍為一動，牠們馬上躲到欄干外的灌木叢裡，過了一會，才悄悄爬進來。E說：“可憐的小動物。山被挖掉，樹木也沒有了，這下子找食物可不容易！”邊說邊到廚房裡找了一些香蕉、水果放到後院的樹下。松鼠們爬進來看到水果，馬上端起來猛嚼。

第二天，我們又拿了一些水果放在後院。果然，松鼠們看到馬上大吃。這樣過了幾天，水果餵光了。我們開始把一些吃剩的飯菜用幾個碟子放在草地上。松鼠們也照樣吃個清光。E和我愈發高興。從那時起，我們每天下班回家後都弄了一些食物來餵這些可憐的松鼠。

3. 麻雀

山被挖掉，受害的不僅是松鼠。當我們把餵松鼠的食物放在草地上不久，樹上傳來一陣噦噦喳喳的鳥聲，跟著有七、八隻麻雀傘兵似的飛下來，馬上展開攻勢，啄食地上的食物。不消片刻吃飽了，噦噦喳喳地飛走。

第二天，當我們把餵松鼠的食物放在草地上，樹上又傳來一陣啾啾，麻雀們又飛下來大肆啄食。果然，麻雀們知道院子裡有食物。

也這樣，除了松鼠，E和我每天多把一些米飯，有時也把吃剩的麵包、餅乾弄碎，撒在地上餵麻雀。牠們也老實不客氣，照單全收。

4. 不速之客

自從我們把食物放在草地上餵松鼠和麻雀後，其他的小動物也陸續跟著來。先是一隻黃白混雜的花貓。牠不像松鼠、麻雀那樣怕人。看到我們，牠有點像懈怠的衛兵似的躲在牆角，等我們走開，才淡定的出來，慢慢享用地上的食物。E說花貓看樣子不像野貓，牠沒有野生動物的警覺和敏捷。後來更發覺牠並非飢不擇食，而是有時來挑一下，有魚有肉才吃。如果光是米飯蔬菜，牠顯得興趣乏乏，不大問津。經過幾次跟蹤，不出所料，花貓是鄰居養的。知道院子裡有東西吃“……有時偷偷腥吧！？”E單了一下眼有點曖昧的對我說。

有一個晚上，E和我發現一隻黑白的

鼬鼠。還有一個傍晚，後院的欄干外出現一隻瘦小的，看樣子也在覓食的土狼。我們便多弄了一些食物，盛在盆子裡放到欄干外面。土狼警覺性非常高，簡直像特種部隊。我們還沒走出屋子，牠已經隱身在灌木叢裡。等我們回到屋裡，過了一會，牠才悄悄出來，小心翼翼地吃我們剛才放下的食物。土狼走了，我們上前一看，盆子裡一乾二淨。E說：“可憐的動物都找不到東西吃了！”第二天我們又多弄了一些食物放在欄干外面。土狼果然又像昨天那樣出現把食物吃光。

除了麻雀，院子裡有時候飛來一兩隻藍松鴉、鷓鴣、烏鴉……吃了個便飯然後飛走。

就這樣，E和我每天下班回家後，都弄了不少食物放在後院和欄干外給這些小動物吃。不管白天夜晚，反正是來者不拒，一律歡迎。E有時覺得食物不夠，還到超市去買一包包米，煮了滿滿一鍋的飯菜餵這些後來喚做“小朋友”的動物——也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5. 小狗

我們家本來就養了一隻白色的寵物小狗叫——“童子軍”。寵物與野生動物最大的不同是：寵物過的是經過人類加工的生活。“童子軍”住的是人住的房子，吃的是加工的狗食甚至人吃的食物，穿的是人造的衣服，睡的是人造的沙發、床甚至是主人的床，拉的也是人造的衛生墊子。有人帶著散步、撿糞、洗澡、美容、看病……當然除了滿足主人的寵愛以外，“童子軍”也有其作為動物的行為——就是每當嗅到有陌生的人和動物，牠會一直的吠，以示忠誠。除了沒有像野生動物那樣自由交配以外，“童子軍”的生活真的可以說是衣食無憂。

6. 眾生

這樣過了一年多，我們發覺松鼠、麻雀好像都變得又肥又大，而且還繁殖起來——人口比以前增加了。院子裡多了好幾隻小松鼠和雛鳥。

“小朋友”吃東西的時間也增加了。清晨，中午，下午，傍晚都看到牠們，而且也沒有像以前那樣怕人，看到我們，牠們只是熟絡的稍為讓開一下而已。

我們發覺動物吃剩或殘留的食物渣滓、屑末……都會引來一大群螞蟻。牠們就像成群結隊的工兵忙著補給糧食，不可開交。在院子裡我們也看見蜥蜴、蚯蚓、蚱蜢、蟋蟀、甲蟲……（應該還有其他沒看見的生物）。至於蒼蠅、蚊子、蜘蛛、蟑螂……這些家蟲就更不在話下。自從曉得食物不管多少，都可以養活不少生物：一小根青菜是一隻松鼠豐富的早餐，幾顆米飯足夠一隻麻雀整天的糧食，一些餅乾屑是一窩螞蟻一週的乾糧……。E和我再也不把任何食物、渣滓、屑末丟掉或沖掉。甚至連果皮、湯汁、壞掉的牛奶……都可以滋養草木和各種各樣的眾生。

7. 不孕之獸

啊！差點忘記。我們家還有兩隻喚做“男人”、“女人”的動物，因著腦部比較進化，跨越了發情期，時常交配，可不繁殖。

8. 生之喜悅

今年春天有一個上午，E和我坐在院子裡喝咖啡，在熙暖的陽光下，看著一隻隻大大小小的松鼠在草木間爬走，麻雀飛來飛去……不亦樂乎的吃我們餵給的食物。小狗來回跑滾。我們還看到色彩繽紛，美的像假一樣的蝴蝶，還有像裝了電池般嗡嗡不停的蜜蜂穿插在花叢間。耳裡是啾啾啾啾的鳥聲和嗡嗡唧唧的蟲鳴……E和我覺得我們的家就是一個動物園，我們和這些眾生一起活在生命的喜悅裡。

PS：你家有嗎？

你家應該也有一個差不多這樣的動物園。如果你沒看見，打開你的心吧！我相信，它就在裡面。

2017 初春。加利福尼亞

■鄭建青

藍之死

藍死了。早晨我揭下鳥籠的布罩，正要跟藍說一聲早晨好，卻發現它已僵臥在籠中。

昨晚看電視時，我把鳥籠放在茶几上，讓藍作伴。藍一反常態地在籠中爬上爬下，並發出戚戚的啼聲。我打開籠門，藍跳了出來飛到我肩上，然後移到我胸前，再鑽入我敞扣的棉夾克下。它趴在我心口上。我告訴妻子，藍好像在發抖，便把右手伸入夾克下捂著它。也許我的體溫給藍驅了寒，它不發抖了。它眼睛閉著，像個新生兒躺在我懷裡。夜深了，我對藍說，回籠睡覺吧。可它又飛出來鑽入我的棉夾克下。

難道冥冥之中，它似乎知道死亡即將來臨，才以這般戀戀不捨的方式告別，給我們留下這般刻骨銘心的懷念？

藍死在我們團聚的兩個月後。半年前，因要出國當富布萊特學者，我們把藍寄養在朋友家。半年後把藍接回家，頭兩週和藍說話時，它總是轉身背對著我。我告訴妻子，藍好像抑鬱了。藍是一隻長尾鸚哥，成為我們家庭一員已有十年了。每次我們下班回家，一打開大門，總聽見它迎接我們的啼聲。

我把藍安放在一個小木盒裡，埋在後院的杜鵑花旁。好長一

■花千樹

心 跡

陽光給大地打便條，手心裡全是汗。

水無形，水經得起折騰。

我生性善良，與生活和諧相依。一晃，四十年就過去了。

也許是一百年，對幸福的模樣，我有好胃口。對絕情的人，我轉過身就走。

2017 年寄自陝西

段時間裡，我的耳邊總是藍的啼聲，像藍天一樣藍的啼聲。

鳥 寄

寫畢一首折鶴詩，我唸給妻子聽。聽畢，妻問，這隻鶴準備飛往哪裡發表？我答，新大陸。寫詩當然是為了與讀者分享。但眼下我只是記錄一段與你一起折紙鶴的時光，描述一段愉悅的心情。彷彿馬屁拍得到位，妻子的臉上泛起一絲滿意的微笑。此時此刻，愉悅的還有棲在柵欄上的雄紅雀，高亢的啼聲吸引我們朝窗外望去。在落日的餘暉裡，紅雀更紅得鮮艷了。

■章治萍

掬別溫泉

毅然惜別荒原沉痛的淚珠，最後一次將靈魂沐洗。那人們熟悉的晚鐘，遙遠而清晰地傳來，敲擊愚笨的頭腦和僵硬的身軀，一聲聲，漸悠漸重……

貪婪地浸泡在你溫馨的懷裡，憂悵和愁悶更加素白、明澈。舒展四肢，長長地嘆息以往的勞累和苦惱，一時間，我彷彿一隻茸翅初生的雛鳥，用口銜的奠祭之品，孝敬上蒼——讓我平安享有這最後一次磨難，過後，讓磨難成為我畢生的榮耀。

讓思索徜徉於詩行之間，汗水雖然杳無蹤痕，但一切的意趣經過細嚼之後醉人心扉。一位長途旅人，被你熏陶得遲遲忘卻歸期，憑借你的友情，他原本空蕪的內心滋生青青芳草，有蝶自草間作愛。

滌淨浮塵，利落地想起半段神話：愛枯裡，葉枯裡，年輕的神主，我自己……

常年山頭雪

在大柴旦鎮，東北方向有一座高山，山頂常年披著冰雪，我始終沒有上去過。

有客講，她是天帝孩提時失手掉落的一支奶油雪糕，天帝長大後，罰她飽嘗四季的冷冷熱熱、風風雨雨。

有客講，她原是姑娘的一頂帽子，在一個風雪天，被大山之神摘掠了去。

有客講，她是大山為早逝的愛妻扎起的一朵懷念的白絹花……

我沿著彎彎曲曲的干渴的魚卡河，在戈壁深腹，廢寢忘食地探詢你的溯源。失望歸來，覺得我比她榮幸，至少我還有一所小房子隱藏往日的、今

■姜華

藍

擁有羽毛，誰不想飛翔。高處的藍多麼誘人。

自從多年前一場雷雨折斷翅膀，高處的藍，遠處的綠，塵世的紅，皆成為我今生的仰望。

多少次，我拭圖抬起沉重的頭顱，多麼艱難、無奈、憂傷。

心中有一方藍，總是在春天，或寂靜的夜晚，不可阻擋，鬱鬱蔥蔥萌發。

還有愛情、親情和友情，紛紛遠行，高貴、憂傷而迷茫。

那位帶著一口方言，離我而去的女人，她只是愛的太苦。

我現在多麼期待，一場風，把我卑微的夢想劫持。

揚起傾斜頭顱，仰望天空那一片藍，像火焰，在燃燒。

詩和遠方，仍在前方招手。

骨頭、鹽和火種，日夜在我體內暴動。

2017年寄自陝西

後的秘密，而她連這點都沒有，全部攤曬在高天之下。她實在太不公平，為什麼不能變一變身姿，變為冰，變為水滴，變為短短的溪，變為長長的河，變為廣闊的江海……

那是一片冰清玉潔的永恆的聖地，無路攀援朝拜，只好在山腳借助經緯儀，讓目光在她懷裡撒嬌般地打個筋斗。一霎間，我揣摸到她已經與大山一起激動萬分。

離開小鎮之後，我倒相信那是大山的愛妻祭奠大山的白絹花。

其次，才是逗樂的童話，或者傷感的故事。

2017年2月寄自江蘇

■卡門

與母三則

一、
水滿則溢。我暮歸晨出，母親在家打理家務。

廁所的水龍頭壞了，她不要換，命我日夜接一盆水。一盆而已。其餘任其流淌，或是舀去一瓢。無奈亦如水中撈月。如此甚好，唯恐夜深人不知。

口乾舌燥。有時是母親半夜起來倒一杯水。她尚操心水滿之時。我是想過養一條魚，但沒說，唯恐她事事認真。

二、
我有花草要栽。母親卻時時憂心忡忡。

用剩的油壺扔我這邊陽台上，我不能說。遮擋了我的蘭花採光，我不能說。

我出門時當垃圾丟掉。她問及時，我拿出三兩塊錢，並說賣了五毛一個(比她多賣一毛)

前日，如是。昨日，如是。今日，油壺掉價，她知我不知。我如是說。

三、
母親沒文化，不信教，也不會打牌。只愛收拾乾淨，細緻的事情做得更細緻。

瑣碎中，但從不愛與人計較。忙完家務也會跟鄰居去聽專家講課。專家講的什麼，有時主動提及，常不能自圓其說。

或說：常瞌睡。但有贈品可取，多是三無保健品。昨日對我說：半小時五個雞蛋。喜上眉梢。

■陳銘華

牛鬼蛇神

天下大亂，牛鬼被關進了牛棚，蛇神被遣送到農村落戶；天下大治，牛鬼不知何處去？蛇神回守天龍八部中

歲月悠悠，因果茫茫，我忽然杞人憂天，擔心牛鬼蛇神遲早又會從某一寶島自己跳將出來

2017年2月20日

銅 像

被砍下來的，人們仍然爭論紛紛的——這頭顱沒有聲息，呼痛的是歷史

被砍下來的——殖民者的頭顱沒有傷口，空洞的身軀卻仍然嘲弄著被殖民者的殘破的頭顱

2017年4月21日

花 魂

N年前種的一棵藍女孩，到M年便在我過份的照料下死去。枯萎前開了好些深海般顏色的花，臨作春泥前猶像是一件洗得瓣瓣發白的、纖瘦的牛仔褲

N年後隔離的一叢白玫瑰，彷彿又在雨中以那歷經幾世幾劫後憂傷的聲調輕輕嘆息

2017年5月6日

■饒蕃

花溪譚

自然

1. 春天來了。天藍得像平靜的海，一直流向無盡的遠方。雲是潔白的音符，輕巧地跳到藍天上。大自然的歌聲多麼寬廣，從山樑上悠閑飄過，緩緩滑入心房。風在歌唱，鳥在歌唱，自然的韻律喚醒一湖清水，暖暖的愛在整個世界蕩漾。吹透衣衫的是溫暖，疼愛清澈欲滴，像母親的手，撫平嚴冬的創傷。我是大自然的孩子，賴在她寬宏、善良的懷抱裡微笑，不經意墜入夢境芬芳。

2. 春天帶著溫暖和雨水來問候，大地捧出百花齊放來接風。

3. 一條快樂的小河路過一個恬靜的小湖。小河不斷地回頭張望，心想：“多麼可憐的小湖，一生都沒有奔騰，也沒見過村莊以外的地方。”這時，小湖也正在為小河惋惜：“多麼不幸的小河，一生奔波，沒有一點兒悠閑時光。”

4. 一條憂傷的小河流經一個甜美的小湖。小河聲淚俱下：“我的命運多麼悲傷，一刻不停地奔忙。你真有福，終生坐在家裡曬太陽。”小湖笑了，“我還羨慕你呢！你走過那麼多路，看過那麼多風景。波瀾壯闊地活過，多麼充實的一生啊！”

5. 烏雲迅速地在風中移動，像聽見進軍號的千軍萬馬，一瞬間密佈天空。小花朵皺起眉，黯然落淚。旁

邊的大樹忙問：“怎麼啦？”花朵答：“烏雲來了。”大樹大笑：“你應該高興才對呀。烏雲來了，雨過就是天晴呀。”

美韻

6. 美是夢幻的諧音。她浸透魔力的指尖，撥醒幽暗中的燈盞。顫慄復蘇，幸福的閃電穿過曠野，扣響沉睡的門。霧起，雲輕，一縷清香在花園中穿行。

7. 美是輕柔地歌唱，是心靈的漫步，像一朵花兒緩緩綻放，打開溫柔之盞；又似一條溪水潺潺的清流，染綠靜謐的兩岸。一道優雅的門開啟，馨香溢滿心扉，一雙蝴蝶的彩翅就飛起來了。美的韻律走近你，那是你心中珍藏的美妙在自然的風韻中覓得的和音。

8. 一叢叢濃郁的迎春花捧來春的消息，青青草地興高采烈地跑進春的門扇，跳上山坡，消失在山的那一端。我欲舉步追逐跳躍的新綠，卻又悄然駐足。誰知青草的盡頭是盈谷的清香，還是深澗陡壑呢？一抬頭，正見枯林間迎春花艷麗的嫩黃，彷彿說“沒勇氣探索陌生之路，怎配做春天的使臣？”一陣輕盈的腳步聲飄向山的那一邊兒……美在求索中繁花似錦。

9. 我無法拒絕美好，就像無法拒絕食物。生命靠食物而延續，生命因美好而絢麗。

10. 美是讓人心曠神怡的良藥，春天屬於每一個人。

2013年4月於紐約

●散文詩專頁

■冬夢

夏至

輕風撫摸過荷花的臉
一枝枝
開始羞成淡紅之色

春天？除了桃花
我們
都徹底遺忘

一隻紅蜻蜓飛來
這個陌生的荷池
企圖試試
炎夏驟升的水溫

初夏與妻登高

再多行一步
天空跟我們的距離
更為接近

藍藍的天
妻伸手
想採一片白雲

妻忘記
夏日炎炎正好眠
噓！別吵醒
正在午睡的雲

擦肩

你的路上我的路上
相遇的瞬間

擦肩
而過的四月
我的詩
居然
聞到一陣桃花的味道

■陳葆珍

感悟

一堵圍牆
隔開了生死兩界
牆外
車水馬龍
牆內
死般的靜
一縷縷青煙
夾雜著地上的和地下的
生氣與死氣
直衝雲天
一排排石碑
在烈日下發出慘淡的白光
似乎在映射
生前那輝煌的一頁
視乎在訴說
人生的悲歡離合
黃土三尺之下
既有龍種
亦有鼠輩
舉頭三尺之上
神明在嘆息
人人生而平等
不外如此

2017年清明節

■藍翔

路的盡頭

平行的雙軌
盡頭在看不見的前方
一個人 孤單走著
影子伴著
不知
前方是否有妳在等待

鄰家蘭花

一條小胡同
就像死亡深淵
咫尺之距
卻遠如天涯
鄰家蘭花笑得如此燦爛
我卻暗暗憂傷

守候

那個熟悉的城市
有個人
為妳守候
守候相約的地點
守候牽手的街頭
守候一顆疲憊的心

■滇楠

鞦韆

鞦韆

兒時
鞦韆是我的泥腳板
回蕩頻率
是媽媽菜香的兩餐之間
長大後
鞦韆是停不了的鞋
而四季只是
為了春節來回一蕩

中年了

鞦韆板是一本
越來越沉重的族譜
而
漸已疲憊，爹娘
把握不住的纖繩交給了
洪桐縣，老槐樹的枝桠
無論走到天涯
告訴我
一生終需來回一蕩

人生三月

季節走到極至寒暑
總會整裝回步，重尋
三春花 秋半月

是否也有一條回歸線
許我駐足回眸，重溫
感動生命的春暖與秋涼

■杜風人

疤

自從孩提的學爬學行起
膝蓋也學會了開奇葩
盧梭說 人生而自由
卻處處受到束縛
存在主義的沙特說 人由出生到死亡
都沒有自由 胡賽爾說
生命的存有與空無是一種現象學
十字架形而上的上帝 聳聳肩說
由於夏娃偷吃了伊甸園一個蘋果
人類就背負了形而下原罪的疤
疤的學問比論語的大學還要大囉
酒過三巡 接通關之後
傾聽細碎的醉語 愜意娓娓道來
常言道 生命是愛情的結晶
試問 獸性的強姦和交易的賣淫
釣金龜挖金礦的 以及現代偉大的
試管嬰兒 你說有沒有愛情
唯有無企圖動機的兩廂心甘情願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花好月圓
才是愛情美學 因此
愛因斯坦說 相對論也
杜康說 人的生命軟著陸在母胎盤
就結了疤 請大家摸一摸自己的肚臍
是結晶 還是疤
就以經典人質的中華苦兒
一呱呱墜地就被傳統綁架 我們的
始祖軒轅 承載滿滿五千年也用不盡
一高軒道統導航系統的一線一索
九州堯舜禹夏商周直至當下
無神的神州 綁架多少朝代
每一朝代播種薹積多少
腐爛的疤 海問天無語
最悲情的是青春夢幻的青澀年代
騎日月駕風雲 跨山涉河渡滄海
追尋純純的理想 追尋星星的夢
卻要負馱春秋湮遠沉重青銅歷史的疤

疤中一痕一劃 筆筆皆有來路
求索溯源 都是倉頡惹的禍
他媽的中文 既然是世界上
詞藻最多 最深邃最優美的
悠悠美學 卻也是呻吟吶喊
感嘆詞最多 最殘酷最悲慘
最多文字獄最他媽的中文國
敢問當下神州被綁架的中華苦兒
有誰敢說出中國文字獄中
有多少痛疤 老子用中文
痛罵蒼天不仁 宿命的中華奴
千年一清的黃河 連年怒吼
吼出以淚流成的洛水 洛神說
淚水化身的中華女奴
是殘愛凄美茁壯的疤
君不見洞庭湖君山上
舜女灑淚種下的斑竹
孟姜女碧奴要用多少淚水
始能哭倒一座長城
蜿蜒萬里的長城有多少淚的疤
而虞姬淚水流下的烏江
只見項羽橫刀一刎 霍霍的疤
有誰看見美神維納斯斷臂上
殘缺真美的疤 而納西斯
額上自卑的疤 卻長出水仙花
凡是被邱比特箭鏃射中的心
皆爆出纍纍愛情的疤
情何以堪 愛與美的疤
總是纏纏跌宕張力揪心的悲情
殘缺的美才是真美
殘缺的愛才是真愛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古人心有一輪明月
百孔千瘡地球已被網絡綁架
人質的現代人心中只有一團數碼

2017.3.18

■葉在飛

書遊記

閒著沒事
就走進一本烹飪書
吃了個麻婆豆腐
再跳入一本命理書
偷窺一下自己的未來
最後，踱進自己寫的詩集
收集讀者留下的笑聲
和眼淚

妙

新同事的舊同事說
其中一個女友的其中一個男友
跟她復合了
他終於嘗到了傳說中
所謂滿滿的空虛感
為宣洩憤怒
他拳擊空氣
刀斬流水
更把記憶中的痛嘔出來
埋入噩夢中的後花園
奢望一旦醒來
自己從未存在過

“瘋子醫院也瘋了”紀事

1937年，位於倫敦的
貝特萊姆醫院收治世界上
第一個瘋子

18世紀後
只要交錢就能進入
這間瘋子醫院
看瘋子

2017年寄自香港

■謝勳

洛卡海岬

“海，從這裡開始”
賈梅士獨眼的豪情
靜靜長眠
於沈重的碑石下
於寂寞的海岬風聲中

斜倚在
觀望台的欄杆
吟詠葡萄牙
依稀閃爍的海上
霸權的榮光
時空的恍惚
湧上心頭

禁不住借問
看破風雲的蒼天：
這藍色的恍惚
有多藍？
青天指著淘盡
世間榮華的浪濤——
浪濤指向
遠方濛濛
那一片無語的
水連天

註：葡萄牙的洛卡海岬（Cabo da Roca）位於歐洲大陸最西端，立有一石碑：“陸止於此，海始於斯”；賈梅士（Luis de Camoes）為葡萄牙十六世紀著名詩人。

地中海的咽喉

晨霧籠罩——
古砲船隻
依稀呼之欲出

地中海
小小這一塊
呼吸發聲的部位

■荷野

恭賀溫哥華詩魔
洛夫前輩
丁酉榮壽大慶典

雪樓詩宗 標竿跨世紀詩 的高度 隔洲敬盞恭賀 榮壽

Chicago, 2017.5.15

隱隱痛了西班牙
無奈的三百年

不再是世界盡頭
直布羅陀
這課本上
謎樣的專有名詞
此刻
彷彿有了溫度

霧，徐徐掀開
對岸的西班牙
再遠處
神秘的非洲
依然神秘
只好放回
少年的記憶

註：1713年西班牙將直布羅陀（Gibraltar）割讓給英國至今。

雪香十里 驚豔在您的隱題詩裡吟哦
樓主伉儷凝眸深情 乃絕美的詩侶組合
詩中日月 遼闊又深遠又激越
宗師的有機狂草 潑墨何其壯麗

標點習慣在您的分行間 流放無聲
竿上力度氣度彩度亮度和大度
跨越了海峽兩岸的心靈籌碼
世間博雅君子
紀錄换位思考 或者無所謂破譯
詩心無與倫比的磁場和能量
的而且確 可以藏諸名山傳諸後世
高端您早已那麼攀登
度身並訂造了粉絲群同分貝的共鳴迴響

隔著溫哥華美利堅疆界
洲際騰歡的壽辰大慶典
敬酒香檳賓主盈樽
盞杯千巡怎麼會輕易醉您
恭頌 北斗南山
賀唱 翠柏蒼松
榮筵華堂上 鶴算龍吟
壽而康 且福 且歌 且舞

■于中

山茶花

帶著春天的顏色
妳又捲土重來
等待開放
城市的
心房

3/25/17 寫於休士頓

■銀髮

以舊照片這邀請函

以舊照片這邀請函
返回黑白時代
卻與
黑白兩道
或
黑白無常
及
文化大革命的黑無天日
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等等
無關

亦非關
白突顯黑的存在
反而被黑否定
所抹黑的
時代

更何況
不是默片時代那樣的
既為創新
又無法擺脫落後的
是非黑白

以舊照片這邀請函
返回黑白時代
單單
祇為了
用洗淨鉛華的老態龍鍾
沿著乳臭未乾的小徑
單獨尋找
遺留在鄉間
尚滿臉鼻涕痕跡
便已嚷著要跟隨去捉蟋蟀的
童年

2017-4-14 北卡

■陽光

互久的約定

我忽然詫異於從來沒有留意
一個互久不變的約定
日出和
黑夜來臨前的日落

午夜時分我已整裝出發
想著走到一山上安靜的坐下
等待光的出現重新認識
一直在伸延的溫暖

我在山路中穿插前進
我不善於保護自己
荊棘的刺痛，石塊上
鋪蓋著青苔好看的綠
樹葉閃動中的光
我錯認是詩一樣的螢火
飛舞的光微弱但美麗
往往是細微的事物
我聽到一些陌生的蟲鳴
靜寂中的聲音讓我感到興奮並且
感動，無處不在的生命
起伏呼吸

我在山裡繼續行走
我明白了光其實一直都在
這是一個互久不變的約定
一條水流在前面曲折地流動
我無意改變方向去尋找它的起源
我望著遠處，我相信
總有一傾斜之處
讓水回家

寫於 5-13-2017 舊金山

■岸賢

誤會

以為
我是你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
令你心痛
我也很痛
從前輩子記到今生
於是 抱緊你
怕分開了又讓你哭

原來
我是穿過你身體的一聲呻吟
一件衣服
洗乾淨 就沒有了味道

麵粉的愛

因為你
我可以添加任何顏色
讓你搓圓壓扁
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即食或烘乾
本希望能耐放些
只是
沒有防腐處理
我還是在期限內
變成你吃完的點心

懸空

那是
昨夜未及發完的豆芽夢
理想的空缺
一縷從某處執來的空氣
都盛在紅碗裏嗎
你以為隨手可觸
卻原來是一攪成空

21-2-2017 寄自香港

■楊子軍

池塘觀魚

我不知道魚
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它們好像並不在意，也不
關注彼此，卻不會衝撞
在有限的池塘裡
不同深度
不同方向
獨自游來游去
重複著看不見的軌跡
好像從沒有改變過

魚沒有改變池塘
池塘也沒有改變魚
神秘的花紋
沒有改變
深不可測的綠
也沒有改變

水只是輕輕地
晃動，跟隨它們
魚和水
好像真的密不可分

看著看著
我也晃動起來
我的整個世界就這樣
輕輕地
晃動著
光滑的魚
光滑的水
——

此刻我也是水
不會被魚一次又一次的擦身而過劃傷

2017年5月10日

■阡陌

仙人掌

雪雨的冬
想走進熙攘的春色
你卻在叢中笑

捧你於窗前
讓你暖暖我冷冷的夜
紅火火的陪我冷冷的心

而今 你散落了我窗臺
竟還嬌美的
叫我傷憐

花 季

去年 話別的時候
你正採集著
春天的繽紛
迎向我

今年 我來了
卻只剩
枯葉吟過的
殘詩
在寒風中飛舞

氣溫靜止著
思緒靜止著
感喟 還有什麼可感喟的

春來繁茂了
夏日光影搖曳
秋歲的飄零
冬寒的枯索

綠了又黃
黃了又欣
去了又會來
懂了

■楊玲

桃 花

桃花將枝幹伸過堤岸
染紅了江水

那人還在嗎？

小船快來
載我去尋找

人到中年

日曆在一天天變薄
病歷單一年年添厚

飯量漸漸地減少
藥物不斷地加多

人到中年萬事休

落日餘暉

夕陽攜手晚霞西沉
影子被拉得又細又長

詩人用鏡頭寫夢

把美夢寄託在落日裡
便有了餘暉般的美人

*文友阡陌鏡頭下的落日餘
暉美如畫。

更替 輪回
還有什麼可嗟歎的

心不入景
景自蒼涼
年華去了
靈魂靜止了

■吳懷楚

暮春今夜為你寫下12行

蒼涼陣陣
又是
宏亮嗓門穿越
古老雲飛朵朵
朵朵雲飛
橫過我的上頭

你那草原的歌聲一再
斟滿月色盈盈今夜
混雜我借來的司馬青衫情淚
浸淫點點
濕透這落梅五月
雪霜依然沾滿的旅人詩章

2017年5月3日於一笑齋

■潮聲

不是春光早洩吧

請不要訝異

微醺的空氣襯托這個黃昏天
霧氣任性浮沉於遠方燈塔
別開生面的聆聽山海間的盟約
此刻還有潮汐拍打我的心境變化！

那海洋呢喃入我夢

娓娓述說“老人與海”的故事
也曾在大都會聽滿城繽紛夜未央
那過濾的思潮在世俗中翻滾
青山斜陽 只不過是一聲深深的慨嘆！

不是春光早洩吧

只是“乍暖還寒”冬還不想逃逸
晌午的陽光很刺眼 也使人困惑
那些醉了的音符化解越老越濃的思念
塵世悲情的酵素仍然在歲月長河中悠悠！

2017.4.15 稿於三藩市

■溫曉云

你的歌

離情牽掛依依
寫成一首苦中帶甜的詩
陪伴你

風吹過來
每次都錯聽成你的歌

吟唱

心心念念
終韻致成詩
終心瀾蕩漾

關於笙簫繞心的花事
風情萬種

聊天

點擊你的頭像
暖意襲上心頭

讀你懂你想你念你
上心心上心動動心
情更深

■施漢威

教師

翻泥鬆土
秧苗插了一行又一行
殺蟲除草施肥
汗滴顆顆掉落
秧苗伸長脖子張望
風吹秧浪湧
秋來
十里稻香
金珠串串
滄桑面容流溢欣慰光芒

■澹澹

候

燈光更顯矯情，這陰雨天
空蕩街角孤寂踩著雨點
光陰寸尺夭折，咖啡裊裊間

等候從來都有兩面
一是滴水成冰的天涯
一是彩虹飛渡的藍天

綠

靜，靜在你的倒影裡
醉，就醉在你的湖心
此刻何須梵唱
這一片翠綠
能解我一世的情

不是夢境

是昨夜流螢抑或今生夢境
不猜不猜
有詩的角落必會色彩斑斕
有你的天涯
必是我奔往的港灣

學生

混沌的一群魚苗
水面探頭探腦
窺伺海闊天高
成長是一種痛楚的刺傷
有日躍過龍門
浩瀚汪洋
任你縱橫穿梭

22.4.2017 寄自西貢

■李斐

先生，您好

先生，您好或不好
大家好像都不想知道
您貴體帶傷
而且又有許多疾病
每天咽喉吞下的白色垃圾
誰理會您的消化系統
軀體被鋤鑿百洞千孔
礦產無限開取油田設置濫用
欲求更厲害屈人的核武
不去細想是自掘墳墓
請看厄爾尼諾的現象
警訊強烈氣候發生的異常
南北兩極冰原的消失
海洋邊沿城市水線逐漸升高
挪亞方舟請趕快訂造
而巨頭們議會上怪叫
環境的破壞是虛假的信息
只有冤大頭花大錢去做環保
每天都被傷害而沉默不嚎啕
地球先生，您真是太好
您的太好也需要檢討
假如說起二千多年前的先人
秦朝大將軍蒙恬伏劍自刎
並非對皇天異議的背叛
實是對后土破壞自我了結懺悔
今人竟對大自然漠視不知敬畏
請看當代對江河峽谷毀壞者
如何去慰藉大地受傷底魂靈
地球先生，請下賞罰之令

2017年4月11日初稿
4月22日 earth day 二稿紐約

還 鄰

一頭黃犬對我高吠
也許嗅不清我的氣味
蹲下來對牠說

■蔡可風

讀量子力學

把種種語言的一個個聲母韻母
以量子糾纏的姿態
經文字 經句子 經文章的渠道
一瞬間走過了
古古今今和將來
擴散進宇宙的時時空空
無時不見 無處不在
那人類製作的亙古真理
款款式式的主義
視同枷鎖 紛紛打開

真假之間

淺睡
把剛剛才經歷過的
帶進夢裏
不再聽恁世事的束縛
應該是有所思來主導
有過程還沒走到結果
中道而廢了
又是剛才
那一段幻境
在有無間徘徊
似假仍真

April/2017 New York

我是出生在此地
門後山坡曾滿種黃皮
屋前桑樹環繞著池塘
鵝弋鴨飛望見在明窗
如今是水泥一片填平
哪裡追捕童年的蜻蜓
建築卡車運材輪不停
回看搖著尾巴順著走
投影地上一對流浪狗

2015年6月20日端午節紐約

■山杉

不喜歡 “詩歌”的男人

一、
他堅稱
詩不是 詩歌
令他跳腳
只需提詩歌二字
勝過向他腳下開槍

二、
他的怒火
把自己跳腳的影子
印在牆上
又有多人寫了一個“歌”
在詩的下面

三、
你想像不到
這個溫暖的男人
被詩歌的執念
折磨得發狂時的模樣
多麼的有趣

2017-04-21, 2017-05-05

下 雨

坐在車裡
雨刷停擺了
晶瑩的水珠爬滿車窗
曲解我眼前的世界

或許
世界本該如此
只是我缺少一副眼鏡

2017-02-10

■彭國全

聽〈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心耳

蛻變為觸鬚

凝神尋找

稀釋在時空中的一對戀蝶

哪裡有再生的藥啊？再生藥

蛋白 脂肪 醣 無濟於事

陽光 空氣 水 無濟於事

音樂，只有超凡的音樂

復活梁山伯

復活祝英台

愛與恨，聚與離，生與死

在情海撈起

滴滴，滴下淚

滴滴，滴出血

如此淒涼的情史

再來千萬次也傾訴不盡

梁祝也承受不了

還是化蝶歸去

再三叮嚀尾隨餘音的人

返回俗世

心耳

合二為一

在絕世的絕處

祭奠梁祝

後記：〈梁祝小提琴協奏曲〉1959年問世，在廣播電台播出，那時是由俞麗娜主奏的。廿多年後我有幸在廣州看到俞麗娜演奏，後在紐約數年中分別看過中國民族樂團，兩位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國及呂思清不同期的各自演奏，並集有幾種版本的〈梁祝〉錄音帶和CD碟。

■嵐月風

石礁上的雕像

那雕像

佇立石礁上

日日月月年年

晝夜不懈

分秒不息

分擔你絲絲情懷

儘管風聲咆哮

儘管雨聲擴展

石礁上對你忠心耿耿的

雕像仍聽見

浪濤的哀聲

仍看見

你瞬間的笑容

我願化成那尊雕像

陪你與天地共存

協奏曲的展開部以優美的旋律描寫江南風光，動聽感人。接著轉入節奏明快跳躍的樂段，來表現梁祝朗朗讀書的歡樂生活。在十八相送這一樂段中，小提琴（代表祝），大提琴（代表梁）交錯演奏，互相對答，樂律抒情纏綿輕軟，表達相送惜別的依戀。此後的樂章從迫婚、抗婚、投墳、到化蝶等情節，音樂造型、音響氣氛所表現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尤其是樓台會的樂章，主旋律一再呈現，小提琴超出本身的指法，以模仿二胡的滑音技巧來刻劃祝英台的哭泣，其情淒惋久絕。〈梁祝〉是當今名揚世界的中國音樂。

2017年寄自紐約

■金子言

死去

頭痛欲裂

往牆上狠狠地撞去

會不會減輕一點苦楚

牆吶喊幾聲

陪著我痛

如果我在今夜痛死

請不要傷心

不要記住這一刻

死去是另一種方式活著

比生存自由

請撿拾我，於烈火中的

一撮灰燼

去培植一枝

我此生愛過的茉莉花

讓我陪著它一起綻放，一起凋謝

零落成泥。守護來年

你眼底那抹更加蔥鬱的

青綠

2015. 04.01 子夜南美洲

此刻

房裡很安靜，有風滑過耳際

蝸牛背著它的房子，開始搬遷

螞蟻奔走相告

它們和天氣預報一樣說：暴風雨將至

衣服迅速收進衣櫃，窗門緊閉

獨留自行車在門外，準備接受洗禮

她坐下來，打開電腦，安心等這場雨經過……沒有寫詩

明年今日，不會有誰記得

現在發生的小事情

只有文字如實記錄，等待被翻閱

大廳電視被激活，誰在說話

2016. 12.28 中午紐約

■李黎英

幻想曲

紅酒，德彪西的鋼琴
洗碗機安靜的轉動……
終於有了些暖意
慢慢從心臟開始
泵到血液
連湧動的眼淚
也是溫暖感動的

坐在春天的暮色裡
卻分明感覺到秋日的暖陽
色彩斑斕的金秋，妥妥的
把心帶進來
連同那些在 春寒裡
瑟瑟發抖的 每個細胞
著了火的咽喉也開始妥協

未來的日子 會
風輕雲淡，不緊不慢
努力調好生命之音弦
悠然 自彈自唱 輕歌曼舞
像一陣清風，輕輕在原野上掠過

鄉 愁

我顫抖的手
穿過時空
千萬次
深情摩挲您親愛的面龐

奶奶乾瘦的手捏的饅
爺爺站直了腰摔扯的拉麵
飄香在童謠和晉劇的光陰留聲機裡
流淌成我永不枯竭的淚泉

一步一回頭

■游若昕

母 語

我叫我的媽媽
叫 mama
我看過的電影中
有講英語的
有講德語的
有講法語的
……
他（她）們叫
自己的媽媽
也都是叫
mama

2017.1.4

監 獄

政府大樓
是監獄
市長是警察
裡面的人
全都是罪犯
在幫警察
做苦工

2017.1.16

我是如此不捨和眷戀
魂夢牽繞成天邊悠悠的白雲
在如水的月華中溫暖著，已漸漸冷去的
蒼涼

風箏飛再高，線頭在您懷裡
落葉飄再遠，難忘生養的根
青青柳絲擁吻著映紅了錦江的橘色夕陽
您是我心頭，永遠結不了疤的傷

2017年寄自羅德島

■緣渡

飛 花

1.
搖曳前世花雨
一瓣是我
一瓣是你

3.
撒一把魔性在天空
誰 看不懂
心碎 飄零

4.
我 飄起的真心
繁華落盡
只留一絲香 還在風裡

5.
不是飛花擾夢
是澄澈心念
貪 嗔 痴

6.
飛吧
無根 無家
咫尺 天涯

7.
偷吃糝粑的黃綠色田鼠
抬起頭
一片春天 落在臉上

10.
五蘊皆空
若留一瓣花任飛
是不是要再重新修行

2017年寄自日本

■方壯霆

秋天的聚會

(三十年同學聚會隨筆)

一、秋天的約會

九寨溝的葉子已經染紅
黃龍的溪流吟起了秋風
聽說那是懷人的季節
穿梭人生磋砣歲月之後
十二級颱風也阻擋不了
據說是足足蘊釀了三十年的
歸家心切
四海遊子的歸家
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
些許舊情些許感嘆還有些許失落
更多的是恍若隔世的
一種若即若離的牽掛和歸屬
雖非首次的百鳥歸巢
仍有一股不由自主的衝動
皆因
金色秋天的約會

2016年10月22日廣州

二、風起雲散時

遠道而來
帶著小小心願
為一睹你的芳容
我攀登雲霧山中
佛坐在雲端頂
我走在雲海裡
露珠滴在我頭上
青松退行我腳下
風起雲散時
神秘的貢嘎山不邀而來
層疊的峰巒浮現又隱去
突如其來的驚喜
轉眼又被白雲淹沒
遠道而來

■高潤清

圍城之夜

——4/18~4/19日退休軍公教

警消人員抗議政府污名不公不義，
夜宿街頭陳抗有感而作。

看！那些年衝破威權的民主政客
吞噬著誠信
以超高刺絲網與重重拒馬反芻

如今國會殿堂寒噤了
猶似“綠洲山莊”*的高牆威懾著
一群用生命與榮譽守護的銀髮族
餐風露宿於顏色清洗
她們圍剿他們毫不留情

今夜立法院築起囚圍
回報出賣青春的勇士們
看那玷辱民主的政客們
躲在刺絲網與拒馬內
赤裸勾搭
質變的轉型正義
書寫一頁譏諷的改革

標榜臺灣民主的頭家
哄騙著謙卑的辭藻
讓刺絲網與拒馬羞愧無顏

今夜台北有我解甲的同窗在圍城

*“綠洲山莊”原為綠島政治犯監獄，現已改為人權博物館。

2017.4.19 凌晨寫於環西路

帶著小小心願
為一睹你的芳容
我攀登峨嵋山中

2016年10月29日峨嵋山

■曾廣健

搔 癢

發癢時
自己總是搔得沒知覺

別人一搔 怎麼
癢得受不了

媽媽的春天

夏天受盡炎熱的煎熬
還有風涼的秋語滲心淒淒
寒風嚴厲把淚水凝成冰

子女們歡聲笑語的
沁心
媽媽看到了春天

雞

喔喔喔喔
把黑夜喚醒
新生
眉飛色舞
嬌陽歡躍
噴灑正能量

溫暖步履輕盈
哼著春曲
寒冷突然心軟
悄悄溜走

花花欣然舞動浪漫
展翅繽紛
赤子的宏願
站在春天的眉端上
宣佈
今年我當關

2017年寄自越南

■盧邁

旅

列車 在夜色中急急地行進
路燈 一盞盞倏然掠過
人生的旅程
有多少希望的燈光
是這般的迎來
又這般的掠去

海 燈

立在礁上
頂住風浪
告訴航船
這兒是危險的地方

海燈
你愛著航船
而它們卻永遠地
遠避了你



當初
我們是兩個相切的圓
我們有自己的圓心
卻相遇在一點

後來
我們成了兩個相交的圓
我們有自己的圓心
卻有一個共同的面

再後來
我們成了一個同心圓
你的半徑比我大
給我一個包圍圈

■唐宇佳

在海邊

在海邊
我撿到了好多魚
它們快要死了

我把它們丟進水裡
又衝它們揮揮手
願一路走好

有些魚活著，卻像死了
而有些魚死了
卻以另外的方式活著

夢的衣裳

昨天晚上
我夢到了
花花綠綠的棒棒糖

昨天晚上
我夢到了
牆角無頭的布娃娃

我夢到了
爬院子的滑滑梯
打滿了露水

我感到了窒息
於是跳出了你的重圍
我們成了相隔的圓

再沒有共同的圓心
再沒有相交的面
沿著新的軌跡
飛旋飛旋

2017年寄自紐約

■關淑媚

逝 友

我曾經真心愛你
用我的時間愛你
陪伴你我快樂
那時

我不敢講
實已說
我 我 我
我不能愛你了

香煙纏繞我頸項
美酒灌滿我腹腔
看不見你顏容
聽不到你呼喚

知道時已太遲太晚

我隨煙升騰
我浸酒沉沒

沒有了再見
走了
我自己不捨
逝了
我愛的不平

香呀
美呀
永逝歸途
痛

為好友鄧其新英年早逝而作
2017年4月18日於紐約

《詩家園》詩作選粹

“詩家園”微信公眾號是由詩人章治萍主持的詩微刊，是《詩家園》紙質讀物的延伸與補充。它自2015年初創立以來，已推送近三百期，團結了一批海內外的諸多漢語詩人，起到了一個很好的交流作用。本小輯作品由該號編輯之一、江西女詩人湮雨朦朦選編。

■仲彥

土家族，湖南《老司城》主編。

水

水，這種農村最粗糙的食物
生長在田間地角

陽光愛意最濃的地方。農民伏下勞動
的身體

用心吮吸
一大片陽光

汗血合二為一，孕育的水
一代一代
成為粗糙的農村糧食
把天空養大

水，流出淚水
還有笑容
在臉上開，
但一直沒有說話

水和農民一樣
沉默著
為天空，把自己的心操碎

■武碧君

寧夏作協會員。

南京長江大橋

車走大橋

過 過 過
給一條水
繫腰帶，讓成年
腰桿直挺
滾滾的水
散漫 柔情
陽光底下
匍匐
雄性大發
噴射一道彩虹
橫貫天宇
成為祖國，詩行中
一個恢弘的題目

■小景

吉林省作協會員。

花香與憂傷

那些開過牆頭的花兒，一定聽見了
風的足音，襲人的花香瀰漫了一整條街
就像走在路上的你，忽然聽見一個
逝去的親人的心跳
那一刻的憂傷，彷彿被一粒飛速而
來的子彈
射中，碎片落了一地

寂

東風走過一座古老的村落
催開一樹一樹的
梨花。那些盛大的無聲的開放
有著海洋般寬廣的氣息，而散落在
花海裡的
舊屋
像一群鷗鳥，在海浪裡翻飛。一個檐角
不小心，划破風的長裙
於是，泄露了春光，也泄露了它的孤寂

■李牧

藏族，青海省作協會員。

殤

一、
當冬天的雪花還來不及消融
風還在肆虐地撕扯著大地深褐色的
外套
冰封的河流裡叮叮咚咚的敲擊聲
敲碎了日積月累的堅硬
這是一個名不副實的春天

當文化成為充飢的快餐
街市上到處都是文化餐廳
以及眩暈的文化歌廳
這是一個名不副實的文化現象

我們的周圍
懸掛著發霉的文化外衣
各種樣式的文化旗幟
以及再造的文化遺址
我們站在堆積如山的文化之丘
無言以對

二、
當愛情的雙方變成老鼠和大米
情人的微笑淫蕩而飢渴
當愛情的一方變成 腰間的煙鍋
感情的股票開始日益下跌

地獄的大門敞開在人性的荒野
愛情早已站立成古老的塑像
站在靈魂的渡口
我為愛情扼腕自盡

■阿蒙

中石油作協會員，天津市作協會員。

山楂樹以及其它

看，一棵山楂樹

彎下身子，就接近了傾慕者的耳語
“陽光斑斑點點，梳理
你的皮膚，你的絲，你的綢，”
山中折疊的，除了風
還有懷抱，愛的遁詞正在角落生鏽
那些耳語，寫上葉片背面
或者縫隙，思念就開始發酸
那個叫做家的地方，褶皺
在樹皮上，擠出淚來

■楊柳飄飄

本名劉桂蘭，在青海教育單位工作。

春的訊息

春風的裙裾
叮珮作響
酣睡一季的萬物應聲蘇醒

幾枚綠葉
在枝頭悄然綻放
枯萎後的新生
鮮嫩，青翠
充滿希望

就用最簡單的語言
傳遞春的訊息
沐著縷縷春陽
笑的清新怡人

■湮雨朦朧

江西省作協會員。

小悲傷

雨水開始擴張，我知道那是我
抑制不住的悲傷，
我深愛的一束桃花，花期只有
三天，是否意味著我的
愛情就像秒針

在盛情的春天，我偶遇
一朵白玉蘭，白得棉布一樣純真
它活活的開在樹梢
我夠不著，這是一朵花和
一個女人的距離
就這樣它把我的小悲傷輕輕的
帶著，那麼好
那麼神

二月十四

我不用牙，不用風
我只種，種下一粒雨
一粒粉晶，一份春光是
小舟，一份波浪紙上行走
沒敢想念
沒敢握你的手
沒敢在負我的春光裡一展歌喉
我開啟果實，開啟
二月十四
一座小山欣欣向榮

■靜子

本名魏靜，四川省作協會員。

高原在上

你把舊時光晾曬於高原
翻過來，覆過去
看不到殘缺的雪和飄落的
鳥影
色彩的組合中
春天的布谷鳥一再啼叫
我知道你在他處
此處
沒有風景

真相

她一直小心地從側面經過
聲音輕柔，不想吵醒任何真相

時光裹挾著泥沙俱下的轟鳴
雕刻著沿途的一些事物
那些事物，都在閃閃發光
她一定要從中辨別出金子的溫度
剛好能溫潤某種觸覺的蘇醒

岸邊、草叢、天空
白鷺、海鷗、麻雀、以及紅嘴鷗
全體逡巡
她能感到，距離真相的距離
越來越近
只有它
能治愈心上的頑疾

■班瑪南傑

藏族，青海省作協會員。

柯曲鎮一夜

這裡沒有喧囂
唯一的聲響是風
偶爾兩聲狗吠或是鴉飛
也只是出賣了這個小鎮的年齡和閱歷
對於年輕，我們束手無策
像繫在山峰的經幡
有祈禱也是在風中飄蕩

天，極藍。
以大地難以屈服的重量
籠罩萬物，通透明亮。
牛羊對於枯寂的群體塑像依舊移山
動水
建築與季節完美契合的破敗仍然似
曾相識
……

高原的冬季
一切活力止歇太久
那份在漫漫寒冬中歷練的堅韌
在這樣一個靜靜的下午
轉而內向，甚至抑鬱。

■江蓮子

本名姜莘，居山東青島。

石頭上的父親

那些年的春天
天藍，雲淡
蜜蜂飛來飛去
野花滿山滿坡眨眼
一群青春的笑臉
溢滿五蓮山上的小路
撥開綠坡盛開的野杜鵑
父親揮舞著大手
朝著身後的學生喊：
走啊走啊，前邊就到了。
走啊走啊……

山上有塊石頭
離光明寺不遠
朱紅大字是父親的筆跡。
那塊石頭
在太陽地裡迷瞪著
藤蔓已爬滿父親名字的第二個字
只有一個姜字還在

以後的日子
我經常回去看那石頭
從藤蔓中清理出父親的名字
一筆一劃
像摸到他的大手
他硬朗的骨節
耳邊還有他蓬勃的聲音：
走啊走啊，前邊就到了！

■聶文虎

回族，青海《祁連山》主編。

誰說你的麥田乾枯了

十月露珠

打濕了乾枯的麥田
村莊靜默
谷物沉默
天空
寧靜無語
遺落的記憶
收容了
流浪的腳步

幸福重回故里
春暖花開的沙灘
厚重的土地
頭溢芬芳
我們乘著綠色
踏歌而來
讓昨日落花
貼近母親的胸膛
用再生的奢望
照耀生命的光芒

■劉素珍

居湖北黃石。

杞人憂天

在送你回去的路上
有太陽下山
有杞人站在西邊的山頭，憂天

這真不是一個笑話
天空即將暗無天日，黑暗無度
快樂，連一紙空文都不是
究其原因

昔人已乘黃鶴去
靈魂無處隱身
只見敗絮瀰漫於肥大的腰身之中
山尖上一棵樹的形像倒在杞人的腳邊

索尼婭·桑切斯的詩

□鄭建青

索尼婭·桑切斯（Sonia Sanchez）1934年出生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是當代美國詩人、學者、活動家。她出版了16本詩集和戲劇集，以及7張CD。她獲得過羅伯特·弗羅斯特美國詩卓越終身服務獎，朗斯頓·休斯詩獎，國家藝術基金獎和美國圖書獎。桑切斯是當代黑人藝術運動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在美國五百多所大學演講過，並在非洲、古巴、加勒比地區、尼加拉瓜、中國、澳大利亞、英國、挪威和加拿大朗讀過詩作。桑切斯1977年起任教於天普大學（Temple），為英語和婦女研究傑出教授，是該校第一屆校長獎獲得者，1999年退休。這裡翻譯的9首詩以愛為主題，表達一種對非裔族群，非裔婦女以及非裔愛情的自信和自豪感。詩的格式包括自由詩、桑句、俳句以及極具黑人藝術運動特色的鬆散結構和口語形式的詩如〈給Etheridge的詩〉。此外，桑句（Sonku）是桑切斯在教學中自己創造的一種格式，取自其名Sonia的前三個字母Son和Haiku（俳句）的後兩個字母ku而成。譯為中文時，覺得姓比名順口，且更具代表性，故採用桑句。

詩#3 Poem No. 3

我收集
你留下的
每一片聲音
把它們鋪展在
我們的床上。

每個夜晚
我呼吸著你
都吸高了。

●《詩家園》詩作選粹

詩#7 Poem No. 7

他打她那兒
回家後
把我扔到
床上 滑入
我玻璃般的體內。
隨之是
一片破碎聲。

詩#9 Poem No. 9

雨，
像新生嬰兒的
哭泣
輕輕來了，
愛撫著我。我遂成夏。
溫煦。
蒼翠可觸。
當我行走在你的記憶中
花兒在我子宮裡生長。

跳 舞 Dancing

我夢見我和你在跳
探戈，你緊摟著我
好像我們是合著鼓點的歌聲。
你弄得我肌肉緊繃，
傾聽血液中
滑動的血球之聲。
我聽見我的大腿在唱歌。

歌 Song

在這個甜蜜的早晨
我不能呆在家裡
我須去跑步唱歌 讓笑聲
穿過費城的大街小巷。
在這樣芬芳四溢的一天

我不需要吃喝睡覺
我沐浴在你氣息的波浪中。

黑色的魅力

black magic

魅力
我的人啣
是你
把我的
身體變成
一千個
微笑。
黑色
魅力是你的
觸摸
讓我
喘噓噓。

桑 句 Sonku

崇拜
直到我
變成石頭
愛戀
直到我
成為骨頭

俳 句 Haiku

今天見到你
搖晃如遺忘之花
等待被採摘

給 Etheridge 的詩

Poem for Etheridge

石頭／
凜凜／
日光／。

移動著

延伸著 翻動著 一起
轉換著
姿勢。
哈。
這是真的吧。
我晃晃悠悠／
哈。
跑呀／
哈。
倒掛起來吧／
哈。
是你
是你
是你
是你 我的啣
哦哇呵——呵
哦哇呵——呵
哦哦哇哇呵呵——呵
哦哦哇哇呵呵——呵
音樂自我胯間／
腹部
跋涉來見你啣。
此刻觸摸
我非洲的 脈動儀式。
它是黑色的／
還美得濕潤
把我們推向
過去 初生。
物換星移
而我們
跳唱著
團圓的歌曲。
啊——美妙的
音樂
覆蓋著我們 藍上 加藍的／
身體……

T.S.艾略特早年詩^② ◎張子清 譯

一首抒情詩

先哲們說，如果時間和空間
不可能存在的話，
那麼自感不衰落的太陽
並不比我們有多偉大。
親愛的，我們為什麼要祈望
活上一百年啊？

蝴蝶生命僅一天時間之長
它經歷的永恆也是一樣。

當露水在藤蔓上閃動，
我送給你的一捧鮮花
已經紛紛凋謝，而那些野蜂
沒來得及在玫瑰上吮吸一下。
所以，花開堪摘應及時採摘相送，
這就不會傷感，即使見到花朵已經
耷拉。

我們愛情的歲月匆匆，
一定要讓它燦爛升華。

歌

正如哲人們說，如果時空
是不存在的玩意，
那麼蒼蠅這個只活一天的蟲
和我們活的時間就相差無幾。
但讓我們活得盡可能地安心從容，
只要愛情和生活自由無比，
因為時間就是時間，總在跑脫中，
儘管哲人們並不同意。

我送給你的一捧鮮花
露珠在藤蔓上顫爍晶瑩，
在野蜂紛紛飛去，把
這株玫瑰吮吸前就已凋零。
花開堪摘就趕快摘下，
眼見花落也不生悲情，
愛情之花稀少又優雅，
讓我們把它變得神聖。

歌

當我們回家穿過小山頭
樹上的葉片沒有落地；
和風的溫柔手指
沒有撕下顫抖的蜘蛛網

綠籬上的花朵仍在盛開的時候，
沒有枯萎花瓣躺在樹底；
你的花環上野玫瑰花卻已枯死，
那一片片的葉子也已經發黃。

拂曉之前

紅色白色的雲彩編織在東方，
窗前的花兒株株朝著黎明，
花瓣接著花瓣，都迎著太陽，
新鮮的花凋謝的花，等待在黎明。

今晨的花，昨天的花，花香
一股股穿過房間，正好在黎明，
這是盛開的芬芳，凋謝的芬芳，
新鮮的花凋謝的花，朵朵花兒在黎明。

瑟茜^①的宮殿

圍繞著她的噴泉水流嘩嘩，
傳出一個個人的痛苦聲音，
這裡是沒有人認識的鮮花。
殷紅的花瓣上毒牙一排排，
佈滿的斑點和條紋令人膽戰心驚。
它們都是從死人四肢上伸出來。——
我們不再來這裡的決心已下定。

在陰森森的樹林之中
黑豹從巢穴裡躍起來，
無精打采的巨蟒從從容容
沿著那花園台階躺下；

一隻隻孔雀緩慢踱步，一搖三擺，
它們用人眼看著我們，直犯傻，
我們早熟悉的這些人還沒被變過來。^②

^①希臘神話裡的女妖，她有把人變成豬的法術。

^②在詩人的筆下，女妖瑟茜的宮殿恐怖至極。她利用法術，把人變成孔雀，使死人四肢上長出毒花，泉水流淌時還帶著人的痛苦呻吟。

看一幅肖像

在一堆不為我們熟知的模糊的夢裡，
我們的頭腦不安，我們的腳疲憊不堪，
永遠在街上走來走去，匆匆忙忙，
她在暮色的房間中一人獨自佇立。

不像是一尊寧靜女神石像，
卻像是人們在林中靜修時遇見她，
一個瞬息即逝的沉思的拉彌亞^①，
一個人們自己虛無的幻想。

沒有高興或不祥的冥想妨礙
她的嘴唇，或移動她纖細的手；
她站在我們的思想範圍之外，
她的黑眼睛深藏的秘密猜不透。

橫杆上的鸚鵡，一個沉默的密探，
用耐心好奇的目光專朝她盯著看。

^①拉彌亞：希臘神話中的吃孩子肉喝孩子血的女妖。她原是一個美麗而狠毒的王后，她的子女全被弄死之後，她就殘害別人的孩子。

蜜蜂河 The River of Bees

在夢中我回到了蜜蜂河
橋邊的五棵橘子樹以及
兩座磨坊旁的我那棟房子
一位瞎子尾隨山羊進了天井
站著吟唱
更古老的東西

很快就十五年了

他老了到時他會掉進他的眼裡

我帶著我的眼睛
離那些日曆很遠
一間又一間房地問我要怎樣生活

其中一個目標是用街道做的
一個人的行列帶著空瓶子
通過那是它們的
希望形象
指名要給我

從前從前還有從前
在我出生的同一個城市
問我要說些什麼

到時他會掉進他的嘴裡
人認為他們比草更好

我回到他的嗓音裡像一耙乾草般升起

他老了他不真實全都不真實
死亡汲水的聲響也不真實

我們是未來的回聲

門上寫著活命要做的事
但我們生下來不是要活命
只是要生活

十二月在消失的事物中間

December Among the Vanished

古老的雪起身並帶上它的
鳥雀移動

野獸躲在編結的牆裡
不讓冬天知道那無唇的人
為迴響裝上鉸鏈但什麼也沒開啟

這以前的一次寂靜
離開了它那些朝向牧場的破棚屋
透過它們的石頭屋頂雪
與黑暗走下來

就在其中一間裡我和一位死牧羊人坐
在一起
看他的羊

在我三十八歲的冬天

In the Winter of My Thirty-Eighth Year

說我年輕的時候聽起來缺乏說服力
儘管長久以來我都自忖做現在的我
會是怎樣的
似乎年紀完全沒變大從這裡
從距離自己很遠的地方看

走在霧和雨中什麼也看不到
我想像所有的鐘都在夜裡消亡了
既然沒人在看我便可以選擇自己的年紀
會年輕點我想因此我年紀是大了
就在那兒不遠我能得到它
那些我想我會以不同的方式去做的事除外
它們總跑到中間來我是什麼它們就是什麼
我年輕的時候不知道的事它們可沒怎麼教我

我現在的年紀或許沒什麼不好
問題是我怎樣活到這年紀的
好似一樁我曾不斷拖延的事就如
我曾拖延青春

講話沒什麼問題
只因為它適合
我的用途

當然星星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我的空虛在它們中間
而它們在無形的黎明中越發飄得
遠了

井 The Well

在石頭天空下水在
等待
它所有的歌都在裡面
不朽者
它曾經歌頌過
它還會再歌頌
白天
走過天堂裡的石頭
作為中午的行星它們不可見
而水
則觀看相同的夜晚

回聲像燕子一樣進來
向它召喚
它一動不動地回應
卻是通過回聲
而不是它的嗓音
它們不說是什麼
只說在哪裡

它是座城市許多旅行者
曾帶著清晰的頭腦到來
留下了一切甚至
天堂
就為坐在黑暗中以同一種沈默祈求
復活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亞歷山大·普希金 作

岩子 譯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切莫悲傷，切莫憂鬱！
你要從容自若，笑對坎坷：
明天必定比今天好，請相信我。

心，永遠為希望搏動，
現實總叫人苦痛惆悵。
俄頃，一切即會成為過去，
過去的終將變得可愛難忘。

翻譯後記：

在新浪一位德高望重的德語前輩阿峰（北京外文出版漢譯德專家戴世峰先生）那裡讀見一首普希金的小詩，俄德英中四個不同語種的版本，深深地被感動了，忍不住也小試身手了一番。自然而然地想起有一年在上海外院開會時，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德語前輩劉鴻紳老師（南京大學德語系教授），由老舍自殺的太平湖邊，波瀾不驚地陳述了一件又一件混沌年代的混沌往事，南京大學校園裡一個又一個以不同形式“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學者。他說，他們這一代人當了一輩子運動員。並且語重心長地叮囑我說，無論身陷多麼糟糕的境遇，千萬不要往死裡想。我想起上世紀 60 年代的某一個深夜，曾經被一段壓抑而嚴峻的對話驚醒。原來是父親從牛棚裡偷跑回家，他把身上唯一值錢的手錶，交給了母親，說他不要活下去了……我聽到母親竭力勸阻父親說，幹嘛如此鼠目寸光，世道會變，不會永遠紅色恐怖下去……而那時的他們還是那麼的年輕，我掰著指頭算算，才三十剛剛出頭……

美靜的詩 ◎向明

台灣詩文化的多元呈現一向是一個令人稱羨的奇蹟，自古以來台灣文學這支多彩多姿的漢文化支脈即參與了中華文化的再造與延續，即使屢遭外族異國殖民統治，亦未能同化或影響我中華詩文化之獨特精神。自 1949 年國府遷台以後，台灣詩在兩股詩清流的努力耕耘下，更是創造了一獨特的詩文學環境，省籍詩人締造鄉土文字的輝煌成果。49 年來台內地詩人則發起一場現代詩改造運動，這兩支詩文字勁旅的多年不斷努力，終而形成了不脫中國特色的具“台灣特色的現代詩或新詩”。這種自行發展出來的台灣風韻，和對詩的認知，必將使詩進入一個風華卓絕的時代。

兩岸開放交流，親人得以回歸母體，之後大批對岸詩人紛紛投向台灣的詩園地發表作品，是以當年的台灣詩刊幾乎全是大陸詩人的作品，台灣詩壇勇敢地接納了這些隔絕過久的詩友詩人。但作品發表只是短暫地出現，大陸詩人真正溶入台灣詩壇，作為一個台灣詩壇的耕耘者，則是近幾年的事，而且並不多，僅三數人而已。然僅這三數人也為台灣詩風帶來一些新的氣息，同時也提供台灣詩人鑑照，看出兩岸詩風不同之處。

這三詩人之一乃 1997 年來台的湖北地區女詩人龍青，其後有原在北京定居來台在中研院任事的中壯詩人楊小濱，再後來便是近年活躍在台灣詩刊的女詩人項美靜。仔細觀察他們三人詩的造詣，龍青在來台之前本為湖北藉的著名女詩人，她的詩，名詩人貝嶺曾形容為如冰般的徹骨，她以詩刻下了被劃傷的印痕。楊小濱本為大陸 70 後的知名詩人和文化評論家，他的作品一向慣於把諧謔性帶進詩中，把抒情的主體丑角化，給人歡愉趣味。而比他們晚來台灣的項美靜則亦係文科畢業，到台灣來以後贏得台灣各詩刊的歡迎。是以這三位自大陸來台加入台灣詩壇陣容詩人，他們的作品為台灣增色不少。

正如新加坡詩人懷鷹在評論項美靜的文中所言，“她的詩帶有濃郁的江南氣

息和韻味，江南特有的景和情致，也成為她詩裡一道鮮明的色彩。”這無疑是項詩的一大特色。我則認為她詩中的中國古典意象特豐，尤其歌咏江南的古典詩詞和具絲竹之美的崑曲韻緻都能被她活用在詩中，形成一種特具江南風味的“地緣詩”，常常使人在現代情境中發古典的幽思。

讀遍項美靜這本集子中全部的詩作，可以發現她的作品可分為兩大類別：一、為以小行數形成的所謂“輕型詩”，也就是菲律賓詩人王勇所倡導的“閃小詩”，係在六行規制內，不超過五十字的微型作品，這種詩以小見大，可寫出人意料的詩意，且看這兩首三行詩：

小 橋

將身體彎成弦
任溪流撥弄
一曲，高山流水

影 子

白天，與我跟太陽爭寵
夜晚，留我獨自咀嚼寂寞
甩不開的糾纏、抓不住的緣份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踏浪〉是她另一類較長型詩的代表作，這首詩利用浪的動態形象，象徵生命的堅強與倔傲，也寫出生活的不安與流徙，是一首情景交融得恰到好處的詩。

踏浪

穿過潮的白紗
跳上浪的肩頭
用披肩兜起繁花萬朵
為我的詩賦譜曲

血液拍打骨骼的聲浪
是我生命的吶喊

一道道潮涌
涌動著生命的倔強
一陣陣浪起
澎湃著生命的激情

潮水湧來
思念湧去
敘述著心靈的遷徙
來了——我還是要回
回了——我還是要來

我是一朵浪花
在海的懷中綻放
椰風溫柔了詩情
漁火熏暖了詩意
我在浪花上蕩著鞦韆

懷鷹先生在評論項美靜詩的文中說，“對大陸詩人而言，台灣現代詩的結構和構思是陌生的，他們習慣文字的起承轉合，習慣傳統的思維方式，很難去追求台灣流行的現代詩風。然而項美靜到了台灣後卻能對這環境應付預如，也有了某些現代詩的影子”。其實我的杞憂倒恰與此相反，我倒希望她不要如此快的“入境隨俗”，把固有的表現技巧隨意放棄，寫出完全台灣風味的詩。台灣詩壇寫詩人數眾多，同質性已經高到所有的詩都像同一生產線上的產品。只有具獨特個性寫作的詩人，才是整個詩壇所應珍視的。這是我對項女詩人的未來期望。

胡安·菲利普·埃雷拉 (Juan Felipe Herrera, 1948-) 去年獲美國國會聘為桂冠詩人 (U. S Poet Laureate)。這職位是第一次給予一個墨西哥裔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雙語詩人，可說是了不起的隱藏著政治意義的舉措。因為埃雷拉是個被公認為的 Chicano Poet，他只需出場讀詩一兩次，國會便給他三萬五千元的酬金，工作自由，那就使他很高興了。

他的誦讀採用拉丁裔加勒比海岸雙語口音，精采地即席表演作 Improvisation 及語言遊戲 World play 而使他在美國詩壇上的地位突然上升。Chicano 齊加諾裔是指在美國母語為西班牙語而後習英語的墨西哥人，Hispanic 則指會說西班牙語的白人、菲律賓人，這些人也常認為自己是 Chicano。但無論怎樣，埃雷拉的興起已給很多雙語美國公民在生活上的鼓舞了！

埃氏的父母是在二十世紀早期從墨西哥農場移民到美西的，埃氏生在福勒 (Fowler)，加州弗雷斯諾市以南的一個小農村，之後遷往巴里奧羅干 (Barrio Logan)，那處是聖迭戈城市內的窮人區，巴里奧是指齊加諾人的集中住區。他在三歲入學時才開始學講英語，後升入羅斯福初中。埃雷斯畢業於 UCLA 洛杉磯加大，研究人類學、社會學及墨西哥戲劇，加上印第安人的文化，1979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卷詩集。

埃雷拉努力地研究多元文化，使他在 1980 年獲得斯坦福大學碩士學位，曾入愛阿華大學進修，之後又獲得芝加哥大學 MFA 藝術碩士學位，被弗雷斯加州大學聘任研究 Chicano 齊加諾後裔的文化。這個學問洋洋的詩人給予筆者一個深刻的印象，讓我們在此談談他的詩。

這個藝術大師今年只有六十六歲，他的詩作有多種形式，善於用長句。他的宗教背景常作連禱 Litanies 的詩、十四行詩、劇本、兒童與青年愛讀的詩、散文詩等等。他的詩作態度很為隨便，浪費很多文字來解釋。他認為齊加諾族人知識不足，因之苦口婆心地教導他們，

他的族人對他有很高信任，其實埃氏已是加州的桂冠詩人多年了。如今更成八十年歷史裡一位偉大的桂冠詩人之一。

以下是幾句埃氏名詩〈輪子上的血點〉 (Blood On The Wheel) 的中譯：

血在罐頭內，在咖啡豆內，在組成的講詞內

血在語言中，在明智的文本印著在市場賣的肉腸廣告牌子上

血在邊界網中，刑罰營的說雙語的犯人流出來

在某一個時期中，埃雷拉看到挪威油畫家蒙克 (Munch) 的作品〈呼喊〉，這是代表現代人類精神極度苦悶的象徵主義派的產物。埃氏對該畫產生了極大的感動，寫了一首名詩〈浦可羅夫斯凱街 19 號〉 (19 Pokrovskaya Street) 描寫今天所有流亡國外者的悲慘生活及人生。象徵如流亡，Exile，象徵所有失了家鄉的現代人，父親、光線、火水燈、粗黃的麻布袋、又一個國家、母親、莎樂美、墨西哥的小狗、黑白混血兒、鳥糞、靜、沉默、臉等，確使人流淚。埃氏的妻子也是詩人，育有五個孩子，居於加州。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刊創刊不久，即深感“詩歌”一辭之不妥，乃致力於“為詩正名”運動直至今天，數十年後詩人們一如故我，顯見成效不彰，然我們也不違初衷。現今進入網路時代，在本刊新設的微信群“《新大陸詩刊》聚義廳”裡，詩人得以對此廣泛參與，雖仍屬小圈子內之討論，但亦反映了詩壇的正反及中間意見：

正方：1.中文的修飾語（形容詞等定語）放在名詞前面。如：民歌，情歌，山歌，兒歌，輓歌等等，都是歌；所以詩歌也是歌，不是詩。詩就是詩。可以寫情詩，童詩，散文詩，山水詩，田園詩，遊仙詩，史詩等等，但它必須是詩，而不是歌。更不是詩歌。2.詩歌一辭將詩框死在與歌的緊密關係裡，本質模糊，妨礙了詩的發展！3.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果。既然詩和詩歌都指的是詩，那詩歌對初學者和社會大眾而言便是一種誤導，因為望文生義乃一般人的習慣。

反方：1.詩來自民謠，天生就自帶歌的魂，所以與歌沒有非常科學的界定。2.“詩歌”只當是一個詞，而不是詞組，即並非指稱詩與歌。3.詩歌是一個時代的語言習慣，或不喜歡甚或不當，但亦不必過於執著，非正名不可。

和稀泥方：1.不必拘泥於這種區別，詩心在就好。2.“歌”在“詩歌”一詞中僅作後綴輔音之用，不具實義。當然，單用“詩”，更嚴謹。3.其實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和區分，詩還是詩，歌還是歌，詩歌還是詩歌。

“詩於文本稱詩，於朗誦為詩歌”據群裡張貼者云此乃國內詩人的共識，是否屬實，編者自不能信一貼之辭。下期將就此一談。

秋原致編者本期〈我家有個動物園〉一詩按語云：因感於美國社會對一般生態環境的保護，其中之一是不主張飼餵野生動物，以免它們失去生存能力。然而，由於無窮的利益與權力之貪婪，人類對自然與生態環境卻不斷榨取、污染以及破壞，恰與環境的保護背道而馳。秋原自諷其書寫是為探觸自然、人類與生物之間的關係一則“矯情之作”。

詩訊

詩人嚴力回到紐約數月，五月初曾與當地詩人歡聚並舉行詩朗誦會。

詩人馬莉夫婦五月底訪紐約，與當地詩人們歡聚。

詩人馮晏應邀赴哈佛燕京圖書館演講，途經洛杉磯，與新大陸詩人們歡聚談詩。

享譽大陸和美國的《一行》詩刊雖已停刊多年，但影響仍在，今年是重要的30週年紀念日子。

《新世紀詩典》第六屆“李白詩歌獎”頒獎典禮在李白故里江油舉行。邛崃籍詩人任洪淵被授予“成就獎”。該獎由西安外國語大學教授、詩人伊沙創辦，原名為《新世紀詩典》年度大獎。自2014年起，將頒獎地點設在江油後，正式更名為“《新世紀詩典》李白詩歌獎”。

幾乎與《新世紀詩典》李白詩歌獎同一時間，由中國詩歌學會、綿陽市李白詩歌協會主辦的第二屆“李白詩歌獎”初評結果出爐，50件作品成功入選。李白詩名千古不衰，現已有兩個同名詩獎，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嗎？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